

書叢代時

論史動運年青黨產共國中

著彭遵包

行印局書提拔

中國共產黨青年運動史論

---

包遵彭著

拔提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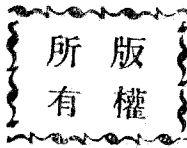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  
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實價

道林紙  
上等白報紙  
外埠郵費加

成元元

中國共產黨  
青年進軍  
論



發行者  
拔提書局

南京太平路三七三號

電話二四〇五二號

著作者  
包遵彭

印刷者  
南京印刷廠

南京西華門三條巷

總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三七三號  
電報掛號二一四九號

拔提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吳淞路  
西安：南大街  
重慶：民生路

成都：祠堂街  
貴陽：中華路  
長沙：伯陵路  
瀋陽：太原街

拔提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 再版自序

在國內國外政治局勢激盪下，青年們又走上思想的十字街頭。

中國共產黨廿年來的錯誤路線，戕害了無數青年學生的寶貴生命，以紛亂的學潮，作政爭的資本。並直接遲緩了國家建設的進程，罪惡的歷史錯誤，今天仍在以不同的態勢繼續着，最可痛恨的歷史教訓並沒有改正錯過。在人們「健忘」的天性裏，竟縱容這政治常業犯不斷的以「一個極端正確的真理」代替「另一個極端正確的真理」，今天再度以「民主」與「自治」的美名，實行抄襲軍閥漢奸割據叛國的實際。

雖則「真正的黃帝子孫……他們知道那一個以錦繡河山媚外而奪取政權。他們更清楚誰在民主的帽子下做着分割祖國的工作」。(二二二重慶學生愛國運動遊行大會宣言：質中共文)但少數的青年同學仍深陷在中共佈置的迷津裏，這實在是一種歷史的不幸。

歷史是最無情的裁判，說明中共青年運動的黑幕，最好的是中共自己的歷史。本書——中共青運史論就是在這一課題下執筆的。

作者不久才跨出大學生之門，是九一八以後歷次學生運動(包括一二九)的熱烈列參加者，也是這次堅決反對東北政治特殊化，外傾化的二二二重慶學生愛國遊行的一份子。

，一代之中，參加二次這樣的運動，應該說是多難的祖國不幸，但最不幸的尤其是這一代青年遭遇S Y時代中共的欺騙，一二九運動真實歷史被中共塗改，二二二全國沿滬澎湃的愛國遊行呼籲，沒有喚出中共的良心，本書，實在講就是一篇血淚的控訴。

本書着手寫作遠在三十二年，以後幾經修訂，直至三十五年夏增寫最末一章，初版由天津民國日報發行。這次能夠獲得增訂再版，這首先要感謝拔提書局李旭總編輯的盛意，作者能答應讓它再版，又該感謝許多讀者的鼓勵，我的妻於百忙中幫助校閱尤令人感激。

三十六年「五四」二十八週年之夜。

# 中國共產黨青年運動史論綱目

包遵彭著

## 再版自序

## 第一章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產生及其沒落

五四後的時代……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產生……二次大會與黨（C P）團（C Y）關係……黃金時代的C Y中央擴大會議……三大大會與五卅慘案……五全大會的盲動……C Y在「九一八」戰鼓聲中宣告死亡——附統計表二

## 第二章 青年統一戰線「與一二九」運動

華北漢奸自治運動……一二九的壯烈史蹟……一二九的政治要求是反對割據，促進統一抗日……中共青年統一戰線的實質……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新舊學聯的對立……新啓蒙運動……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產生及與民先隊的內鬨。

### 第三章 現階段中共青年政策與反應

- 勝利前的時勢與中共的學生運動……全國學生簽名運動主張國是批判共黨……
- ……中共七大大會後的青年工作政策的轉變……中國解放區青年救國聯合會及其活動路向……中共假冒「陪都各大學學生」名義反美。遭中大。復旦。
- 社教院。交大等校學生自治會聯合否認並警告經過……中共發動罷課與製造血案內幕……政協與一二五學生運動……共軍進據東北與二二二全國學生愛國護權運動……賈中共……中共污蔑學生之陰謀洩漏與「谷風」事件……
- ……中共青年運動的歧路。

# 第一章

##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產生及其沒落

### 第一節 五四後的時代

中國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簽訂江寧條約以後，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相和協，使中華民族急遽的降為次殖民地的地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民族革命的信號，導源了此後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興中會（紀元前二十年壬辰）同盟會（紀元前七年）到辛亥革命全國青年第一次大結合。推翻滿清，創建民國，以反帝反封建的姿態出現為國民革命運動。然而由於封建堡壘還沒有被澈底的摧毀，封建官僚得能篡竊革命政權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並進而為其附庸，出賣民國。歐戰後民族工業雖暫時脫去重重羈絆亦正因為西方列強無力東顧，日本從瓜分進為獨佔，起勁的協助反動，絞殺革命，從歷史發展總傾向看，五四運動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而它被賦予的客觀任務，是否定反革命的力最，保衛第一次青年大結合的果實，促成近代化的統一國家，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北伐大革命的開展，連接着前者，成爲同一歷史發展的兩個階段，有前者必有後者。這種悠久的歷史淵源與趨勢，亟其明顯與確定，五四後任何新生命



黨都應該自明，倘若因歐戰期間民族工業的薄弱的基礎，產生了社會主義的政黨，它的任務絕不是奪取政權，而是促進這個統一的運動。

不幸，由於新文化運動失去了中心，「無揀擇的」輸入外國的思想學說，新思潮的狂浪刺激了中國青年思想解放和社會改革運動，但由古老的封建社會過渡到新文化和政治思想新社會階段，新文化運動「急不擇食」的現象，使中國青年思想發展的歷程，同近代中國思想界所經歷的過程一樣，帶着濃厚的早熟性和膚泛性，產生了一部青年的思想行動。超越時代的脫軌現象，以致行動紛歧，步驟凌亂，背反了「五四」自身的要求。

五四運動的當時，按歷史的發展階段，改造中國文化吸收西洋文化成爲必要，但必須合理的根據中國的本位，批判的抉擇外來文化，否則，建國事業便喪失了出發點。由於當時這些狂妄的「青年導師」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在作祟，以致一當他們脫離了舊的束縛，目擊五光十色的文明後，制度上的諸般「洋貨」，均經輸入。如，總裁對這一運動的罪言所云：「舉凡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世界各國的思潮，都經試驗」，（中國之命運）。這種不幸的後果，直接遲緩了國民革命的成功。

## 第二節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產生

在思想的混亂中，一部份參加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以新奇的眼光，觸及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如李大釗，陳獨秀等便開始建立了青年思想上的迷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S.Y.）。民國九年八月由譚代英，蕭楚女，張大雷，施存統……等籌備，在上海漁陽里正式成立，第三國際代表克斯金參加指導。這個組織的可悲命運，遠在它的醞釀期間，就被決定了的，當時的社會沒有為它具備足夠的革命條件，新興的民族工業，自始即是貧血而同時被窒息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勢力範圍內。它的組織構成分子自其領袖，幹部，到基本羣衆絕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生），一種投機的結合，以後李大釗，陳獨秀，沈玄廬，邵力子，譚平山發起改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民國九年五月）為中國共產黨（民國十年七月一日），並在上海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即是以這個組織——S.Y.——為基礎。這說明它不是一個真正近代工業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政黨。主義政綱與組成分子的意識不一致，因而它表現為此後非獨立的或左或右的政治意識，並決定此後各種派別的不斷分裂和蛻變。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後改稱C.Y.）自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五年是中國共產黨青年運動唯一的機構，自始即伴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波浪起伏，鱗鱗相接，經過不斷的分裂，解散，改組，和蛻變，同時也泥首聽命於國際路線（它是少共國際的中國支部），在國內青年層掀起無數次的屠殺，造成中國青年間互相仇恨慘殺的可怕境地。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系統，與中共黨的組織系統一樣，隸屬於國際，不同的是，前者又是中共組成的部分，少共國際又是第三國際的支部，而從民國十一年五月它就成爲「少共國際」的中國支部。

今日的「少共國際」的前身，是李卜克納西領導的第一次國際青年大會以創立的「青年國際」，（一九〇七年在德國石杜加特舉行）。當時主要的綱領是：（1）反對軍國主義，（2）社會主義教育，（3）爲青年本身利益鬥爭，最初，第一次大會後，曾經沉寂到四五年的時間，以後西歐主要的國家捲入戰爭，青年們變成各國在戰爭中的英勇戰士，一如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考驗了第一國際一樣，一九一〇年第二國際在哥本哈根（丹麥京城）大會，號召各國社會主義者「不出一個人，不花一文錢」投票反對軍事公債的決議，到一九一〇年八月四日被德國社會民主黨否定了。英、法、比各國社會主義者亦都效忠於各自民族國家的戰爭任務。這時，列甯，羅查盧森堡，李卜克納西，不得不作另一次的號召，造成「一個統一國際青年組織和統一青年運動」的力量，作爲第二國際鬥爭的政治資本，由李卜克納西領導在德國組成了斯巴達卡斯團（Spartakus Bund），並於一九一五年在瑞士伯恩召集了國際青年代表大會，布爾雪維克也派有代表參加，這次大會完全接受列甯的口號：「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國內戰爭」。決定每年九月第一個星期日爲「國際青年節」。（此後一九三二年以來，少共國際又將它改在九

四一日，一九三八年少共國際又改在九月六日舉行。在這一喉使下，列甯自己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工人協會」一九一七年十月莫斯科成立「第三國際青年勞工聯盟」，一九一八年建立了「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團」，接着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相繼成立，第二次國際青年大會成立了「少共國際」（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莫斯科成立）八個月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中國產生，再十個月後，它被批准成爲少共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也在這時起，中國一部分青年背叛了他們祖國的光榮歷史。一切聽命國際，成爲這一時期中國革命大潮中的逆流，它在國民革命向前奔流的急湍中形成各種彩色的泡沫。

雖然如此，歷史是多麼諷刺啊！中華民族的歷史，却執拗的遵行它一貫的法則，緊接着第一次大結合，民國八年十月十日中國國民黨正式改組成立，民十年四月國會普選的國民政府成立。成爲最高的革命政權，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掀起大革命的高潮，黃浦軍校集合了「五四時代」的革命青年，全國浩瀚澎湃的青年革命高潮，再次的結合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噓擁着革命隊伍開始「北伐」（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向反動的軍閥，進一步的作批判武裝，建立了中華民國統一的初基。

這期間，中國學生聯合會（民十二年）及全國青年聯合會（民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都遷到當時革命中心的廣州開會，接受 國父親身的領導，五卅事件後，民十五年第八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卽一致號召擁戴三民主義，作革命的進軍。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會「對全體黨員之訓令決議案」曾經指出：「國內青年，因受本黨之感化，而得一新覺悟，認識革命救國之必要，相繼加入本黨，本黨得此無數的革命的後繼者，前途益更光明」。（民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 第三節 二次大會與黨團關係的確定

在初期，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S.Y.）祇是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知識青年的集團，它沒有獨立的政綱，也沒有實施政綱的一貫策略，民國十年五月，由於內在矛盾的必然發展，宣佈解散，後來成爲中共旅法支部的中國少年共產團，亦在民九年由當時留法勤工儉學生李立三，葉青等組成，民國十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成立大會（在上海蒲柏路博文女校）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均注旨在重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策動上海學界組織反基督教友同盟，經過三個月的佈署，S.Y.照着他們領導者鑒定的「型」，恢復了原有的組織。新青年是其宣傳機關，曾經風被一時的影響過青年，民國十一年五月由中共二次大會決議，「使「黨」兼「團」的在青年團中發生政治領導上的影響」，由臨時中央局召集並主持了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上根據中共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方案」（二次大會通過）通過團的組織綱領，並決定遵照黨加入第三國際的精神「加入少共國際」，這是一種無可彌補的損失，這完全不合青年具有特殊性的組織原則。

以致被迫形成後來稱爲「完全陷於第二黨的狹隘形式」，由最初領導組織它的來解散它，然而，S Y的真正不幸，還在於它的領導者，不是單一的「主管上司衙門」，而是「多數」。而是「政出多門」。它自己的團員名單常被中共的某一派巨頭，列入各次的「反××路線」鬥爭的力量預算表中。

據中共「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共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著）記載：「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名）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全國團員已有四千人。」而自「二七事件」（京漢路工人罷工）後，中共始有初步的政治影響，這時民主覺醒運動與民族解放的運動趨向高潮，伴隨着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考驗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庸的存在問題，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特別會議決議指出：

「中國國民黨是現時中國惟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因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因爲中國目前中心任務是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中國軍閥」歷史的要求。中共中央「杭州會議」（民十一年八月）開始醞釀加入國民黨。不久第三國際派代表越飛來華，向孫中山先生懇商，決定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並於民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聯合發表宣言如下：

「孫逸仙博士，以爲共黨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之事實，均不能實行於中國，因中

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趙飛君完全同意。

依以後指導中共盲動的米夫在其『英勇奮鬥十五年』中報告，在當時中共黨員也祇有『四百人』。這個幼稚的黨與S Y在組織的發展上，顯示異常的不平衡。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民十二年六月）在廣州舉行。鑒於民主覺醒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開始高漲，不容許以共黨面目來從事革命，追認中央委員會杭州會議的決定，『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指明：『工人階級尙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羣衆的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中國共產黨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感此必要，遵行決議，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決議。』（原案第五節全文）並決定在國民黨中『共產黨黨員及青年團團員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原案第七節）。

民國十二年八月（中共三次大會後兩月），青年團接受共黨的訓示，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計劃參加國民黨後的工作方式，大會的宣言中完全接受中共三次大會的所提出的政治號召，一模一樣的走上機會主義的道路。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報告決議案』中有云：

「……本團（指S Y）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中國」。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革命宣傳，擴大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大會指出本團尤須注重強烈的國民運動宣傳。以促進國民革命的實際行動（如示威及政治罷工等）。」（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

「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

（1）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

（2）本團應保存本團的獨立的嚴密的組織。」（同前第九頁）。

上述決議中，顯示一極明顯之錯誤。從國際到中共中央既已認明當時中國的革命任務是國民革命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客觀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三民主義的國家，則一切具有歷史知識與政治遠見的政黨，如已體認自身失去時代的寵幸，就應該珍護國家民族的前途，撒裏撒外的供獻於革命。而不應該存有兩個政治信仰，保有兩個組織關係，公開或暗藏的做跨黨的兩面派，在加入國民黨之後，仍然接受原有組織（C Y及C P）的命令與指揮，直接危害中國革命。



其次。大會的另一議案，確定「黨（C P）與團（C Y）關係根本原則」中，亦同樣表明黨與團內部關係矛盾不一的情況而勢須一種強制的形式規定。

（一）黨與團的指導機關會議，應互派代表，互作報告，黨除給團以政治上的指導外，並應予以物質上的幫助。

（二）團應經常介紹其成年或非成年的積極份子入黨，給黨以幹部人才。同時黨應顧及團的工作，不宜將團的得力同志調得太多。減少團的指導力量。

（三）黨更應經常的使「黨兼團」的青年團中發生政治指導上的影響。

這極強烈的反映出，C Y與C P在組織發展上的不平衡。中共家長式的領導發生動搖，爲了取得青年們的擁戴，以諾言的方式，中共在自己的黨章上規定：「黨與青年團的各級指導機關中（從支部到中央）均應互派代表交換發言權，同樣青年團得以自己團員數量爲比例，選派代表出席黨的一切代表大會」（見中國共產黨黨章第十五章，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蘇區中央局翻印）

#### 第四節 黃金時代的中央擴大會議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民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是近代中國全國青年二度大結合的開始，就是要造成革命的中心勢力，因此允許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分子以個

人資格加入 大會中中共領袖李守常發表聲明書有云：

「第三國際共產黨加入本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爲共產黨，其加入乃個人資格加入本黨，非以黨團作用加入本黨」。

這完全是一種政治欺騙的說辭，實際上則一貫的遵行着中共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次大會的決議「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須保存我們的組織……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之基礎。」（中共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第六節）適應這一政治情況，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舉行中央擴大會議，經過十一日，至四月一日休會，大會主要的議題商討加入國民黨後的工作，這對於中國革命固然有利，而最主要的受惠者還是中共及青年團本身，此後在組織上有大大的發展，會中並曾提出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號，創刊「中國青年」（恽代英編），依存國民黨的政治掩護，進行無階級的宣傳。大會共決議十六案，（詳該團團刊第七號係同年四月十一日發行）。重要的決議如下：

（一）關於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

本團爲求擴大且改進國民黨的組織，以督促中國國民革命的進行，對於C P 中央之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關於此項之決議案，完全接受其指導（原案第一節全文，

按C P二次會議關於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爲：「我們的同志在參與國民黨每種組織每種工作時，應於該項組織或工作詳加討論辦法，以爲我們一致努力的根據，以免臨時慌張分歧，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本黨以後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以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於國民革命的，均應用國民黨名義，歸國民黨的工作……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

### (二) 上海報告決議案

應注意學生運動，設法整頓上海學生聯合會，此種工作最好督促國民黨青年部，要他們命令在校黨員，各個在校活動改組學生聯合會。（原案第六節全文）

### (三) 北京報告決議案

我們加入國民黨合作，要注意下層切實的工作，宜極力避免無益的競爭，我們於國民黨中高級機關位置之競爭，對內既易發生不良影響，對外又易引起其他團體的反動。於不十分妨害本團活動範圍之內，應採取容讓的態度，而致全力於區分部或市黨部等切實工作。（原案第九條全文）對於國民黨下面的各種團體，我們的同志應注意聯絡其感情，非必要時，不宜取敵視態度。（原案第十節摘錄）

在上述議案中，青年團爲什麼要設法改組上海學生聯合會呢？一則是該團這一時期的羣衆以學生爲主要的分子，又因爲這一時期的上海學聯及全國學聯會所領導學生，羣

集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之下，作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民十二年。中國學生聯合會及宗教的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都已遷到革命中心的廣州舉行大會，當時北京學生界組織的民治主義同志會以及上海北京學生界所刊的新建設，新民國，都是繼承國民黨民國八年之上海建設及民國三年之東京民國，爲傳播三民主義形成一時思想上中心信載的刊物，中共及青年團要想發展組織，對於這個工業文化中心的上海學運，勢須爭取領導，而又勢必不能以其產主義者的面貌出現，才能得着青年學生的擁戴。

自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共杭州會議，迄十二年六月中共三次大會確定，並經中國國民黨允許參加國民黨後，中共及附庸社會主義青年團有極大的發展，至十三年四月「社會主義青年團於粵湘鄂等區及北京，上海，安徽皆有組織，卽就粵區而論，廣州香港皆有機關，粵漢路及兵工廠，工人補習學校皆有支部，東莞、順德、香山、新會亦有支部」。(轉見鄒著：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三六七)

## 第五節 三大大會五卅慘案

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民國十四年二月)是另一大時代的前奏，那就是由帝國主義者五月十六慘殺華工顧正洪造成的五卅事件，和繼續一連串發生的「漢口慘案」(六月十日)「沙基慘案」(六月二十三)。促成殖民地中國人民廣大的民族

反英運動，也是助成該團發展的一陣神風。

自從戰後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剝削，和封建軍閥在帝國主義提線下不斷的內戰，全中國人民，特別工農生產份子失業與破產數字，飛躍的增加，本質的規定着當時工人農民從事民族革命的任務，和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相搏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代大會所決定的宣言及政綱，恰當有力的扶助民衆運動的發展，這根本上推進了全國廣泛的革命運動。

五卅慘案發生後，十餘日重演慘劇達九次之多，同時將同德醫校、上海、大夏、南方、文治各大學一概用兵解散，據上海學聯會法律委員會報告帝國主義者，共擊死我手無寸鐵之工人學生六十餘人，重傷七十餘人，輕傷者不計其數，全國工商學界悲憤駭異，熱烈響應，總共罷工者一百十五處，約十五萬六千餘人，（據六月十三日總工會報告載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頁十三）這時候，上海學生聯合會起積極的領導作用，不久，並由全國學生聯合會進行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組織，爲這一運動的集中指揮機構。六月七日發表宣言，宣示「治外法權之取消，與租界市府之收回，實爲本會抗爭之決心」，說明這一反帝的政治鬥爭的更其廣大的意義。這運動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並在其物質和精神的援助之下，擴大起來的，中共經過在國民黨的黨團作用，獲得操縱控制的實際。它於六月五日，七月十日先後發表爲五卅運動反帝告民衆書，製造高潮，組織羣衆

，青年團團員數量有超出數倍的增加。這是它順利發展的黃金時代。這時它已在三次大會中改名爲「中國共產青年團」(CY)，據中共後日向第三國際報告：「中共青年團現在才舉起共產主義的旗幟。」

五卅運動的演進必然使中國革命由大規模的民衆示威運動，進入到武裝奪取政權的最高階段。北伐進軍前革命民衆建立了自立的革命政權——一九二五年國民政府成立，並風起雲湧的擁護着青天白日旗向北洋軍閥作武裝的批判，不到二年即克湖南，下武漢，定江西，出長江，取安徽，略福建、浙江、江蘇、并再定山東、河北、東北三省亦同時高懸起青天白日旗。大革命的任務，是以民族統一爲象徵的，不幸在大革命的中途，中共退出了國民革命，撕毀了她原先的諾言，先是在改組後六月十八有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及中共跨黨份子提出彈劾，至此，演成「甯漢分裂」，終至迫使中國國民黨頒佈清黨的命令。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武漢舉行第四次全代大會（十六年八月），跟着她的領導者結束了光榮的過去。

## 第六節 五全大會後的盲動

大革命的中途，中共退出了國民革命的陣營，以「八七會議」驅逐了她的領導人陳獨秀，開始了一連串的「過火」行動，有所謂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農民暴動、順直暴

動、江浙暴動、廣州暴動。暴動的瘋狂達於高潮時，只要你手邊有幾封鞭炮火柴，他都決定要暴動，完全跨入到無理性的瘋狂主義時代。在廣州暴動一役中，「暴動之時，由赤色職工運動之領袖蘇北徵、何來等，居中指揮，率領預伏四郊之工人赤衛隊及潛居市內之青年學生工人約五千餘人，號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手持武器，佩紅領，執紅旗，分成五路，一齊暴發。……死於礮火者，不知凡幾，失敗以後，棄甲而遁者，多被俘擄，共達千餘人，悉遭槍決。」（見馬超俊著：中國勞工運動史頁一三九——一四一）這是多麼錯誤啊！他們玩弄革命，當時一般CY的青年，由他們領導者用矯柔造作的方式使之變成危機，每天等候着發難的命令，每一次暴動中所表現的不顧生死的愚勇。就是由那些老的專業陰謀計者引起的。這使得那些革命青年，從他們面前跑開了。這一時期，它失去青年羣衆的擁戴而陷於絕境。

二十年來儘管它主義的變換無常，策略的不斷修正，但祇有在它第一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民十三年）第二次「取消蘇維埃頗爲三民主義而奮鬥」（民二十五年）以後，它才能在垂死中轉趨發展。這是從歷史事實中所推定的理論而又能向事實中取得印證的，中共自跨進英雄主義走向以前自己認爲沒有實現可能的「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孫越聯合宣言）以一個「絕對正確的路綫」代替了另一個「絕對正確的路綫」。我們知道歷史是時間的連續，社會是文化的壘積，絕不像斯拉夫

人的『靈感』，一剎那就飛過去了，「共產黨對於中國所處的時代，在它做國民革命時，看成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階段，在它做蘇維埃運動時，看成是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在它做抗日救國時，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並大呼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顯然又看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階段了……那末中共近十七年來所處的時代，在共產黨眼中便是前後跳動不已了」（葉青）。一句話，他們祇知順應着『國際的路線』，搖擺不定，沒有一定的理論，指導他們的行動。祇有在一定時期內，他們才從馬克斯，列寧的文獻中，抽引出不連貫的辭彙，強合爲適當的說辭，不幸的青年們，誰會想到信任這些說辭爲『蘇維埃』奮鬥犧牲的結果，以後它（中共）會又背叛自己的諾言，宣言『取消蘇維埃』（中共二十六年共赴國難宣言）呢？

作爲對清共的答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轉入莫斯科開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民國十七年八月）指出國民黨清黨以後，青年團與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鬥爭，會檢閱四次大會後的工作，經驗與教訓，及當時的政治形勢，同時大會曾總結四次大會前的工作，宣佈團員數量，在最盛達到七萬五千人，對工作大會認爲過去『懈怠了許多工作機會……在武漢公開時，創造了起過很大作用的兒童運動，是光輝的成績……』。在少共國際直接指導下，決定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從此成爲中共俯首聽命的忠順的幫兇，步上了軍事冒險的路線。大會提出新方針八項：



(1) C Y 應該由學生團體轉變為青年工農組織。

(2) 進行青年工農的經濟鬥爭。

(3) 擁護「土地革命」，擁護「蘇維埃運動」，進行反國民黨的鬥爭。

(4) 發動青年參加紅軍，破壞國民黨的建軍工作。

(5) 與「黨」(C P)「團」(C Y)內外的左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特別是反對組織工作上的取消主義，傾向團的組織，而組織工作的重心，是建立產業支部。

(6) 保持「團」的獨立性，與「黨」建立親密關係，克服在青工問題上「黨」與「團」的對立現象，並確定二十五歲為「團員」年齡的限制。

(7) 在赤工會成立工人小組。在黃色工會建立「團」的細胞，在農村中組織（以互助會，兄弟會之類形式）加強對青年工農的政治教育文化和宣傳。

(8) 在智識青年學生和兒童中，與國民黨及其策動的一切麻痺青年的辦法作鬥爭（如讀書救國論，譚平山底建設時期青年運動，基督教青年運動，中國童子軍運動）。

C Y 五次大會後，中共中央援引國際力量登台的瞿秋白自稱：「革命的新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十一月擴大會議，也認為「全中國還是直接的革命局勢」爲了合於馬克新

的理論，共產國際代表羅名那茲則認為進入「馬克斯所說的『不斷革命時期』，這自然有理由來造成如前所說的『南昌暴動』『秋收暴動』……然而馬克斯主義極淺近的真理；『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之策略，在有革命局勢時候和無革命局勢時候，是不能相同的』（列甯），他們却不了解。結果是中共整個幹部犧牲，組織紊亂動搖，中共六次大會在布哈林指揮下，解除了瞿秋白的黨權，罪狀是犯『盲動主義的嚴重錯誤』，繼任的是昏庸的向忠發，於是政治局的常任委員李立三出現為實際的操縱人，這就是日後所成立的『立三路線』。仍然繼續前一時期的餘波。蘇維埃的大手筆們一若中國紹興師爺，善長於在「同一個題目下更換革命的語法，肯定：『中國革命運動』『現在是在兩個浪潮之間的時代』，中共必須『宣傳蘇維埃』，『組織紅軍』，『沒收地主土地』，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國際執委會致中共的信，仍然囑使『鞏固和擴大……使廣東、福建、湖南、湖北的工農紅軍，零細行動，互相配合，成為全中國的農民羣衆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幻想着中國歷史上農民王朝的大屠殺，決定：『取消青年、工會，及其他各種附屬團體組織系統，合併成立總行動委員會，以集中暴動力量』，後來真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據米夫在其『英勇奮鬥十五年』中說，當時『蘇區十萬工農青年，已都加入了軍事性質的青年組織，即少年先鋒隊』，首先是中共青年團失去革命團體的面目，變為國際與中共玩弄暴動的工具，如許衆多的中國青年，都被

送上祭壇作犧牲。在這裏讓我們作一次深切淒涼的回憶，讓我們默念這些被中共葬送的優秀中華兒女，辭使你自己享有像人類主宰的特權，站在『死亡之門』的上邊，來檢閱這些死去的隊伍。兩個人一排，他們會在你面前走過數十晝夜，川流不息。今日中共又在蘊釀新的分裂，這難道還不夠中共反省的嗎！

### 第七節 中共青年團在九一八戰鼓中宣告死亡

最不幸的是九一八之後，一二八敵寇武裝已經伸進到了上海，中共「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戰之師，爲之牽制……舉國共憤。」客觀上竟作了日寇侵略的策應，中共驅迫青年背叛祖國的民族抗戰的神聖任務，實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這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動了。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法西斯的日本武裝侵入國境的時候，被迫着作他們不願作的事情，直到以後留俄派陳紹禹在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之下，逐漸取得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中共四中全會（民國二十年一月）後，才堅決的反對立三路線，給予反團的所謂右派小組織以打擊和制裁，於是中共青年團的工作才再度趨向復興，曾舉行過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定出今後的任務，在殘存的局面中，作垂死的掙扎。這時，中共在其與外部進行反歷史的政治鬥爭時，它同時還要不斷的在其內部進行

其不可調和的政治路線和政治派別鬥爭，但是由於每一勝利的派別其政見始終不能超出國際觀點，其結果必然和它所代替的派別一樣，不可避免的使青年團趨向沒落。

中共青年團的策略和它對中國青年的說辭，還保持着全部獨立的革命語法，從文體和不妥協的語氣的觀點看來，它與最初幾次的文件實相彷彿，不過革命的語法，可以包括許多事情。正如基督的教訓與異教徒裁判所 (Satan's Inquisition) 的酷刑，絕對不相同，中共青年團逐漸工具化，而為中共派系鬥爭所利用，革命青年們，逐漸的離開了它。

迫使中共青年團死亡的不僅是因它十足的成爲中共派系鬥爭的工具，尤在於工具化到極點，甚至背叛了中國民族傳統精神，「認愛歷史愛民族的心理，足以障礙他們所主張的社會革命」。這種觀念還在民國十三年時代就強烈的表現出。如戴季陶先生在他著名的論文裏批評 C Y 的病根是：「對於民族主義的幾個口號，非常能夠宣傳。爲什麼呢？因爲這一個問題，是無論怎樣反動的人，都不願反對，不敢反對，不能反對的。在一般新進的青年中，單純的愛國主義者，固然是很容易把這一點看成國民革命的全目的，而猛烈主張。在不顧中國之社會的條件，盲信共產革命的青年，也因第三國際的忠告，能夠壓抑住他趨新的感情，把自己的理想，深藏起來，迎着國民心理，用各種論法，鼓吹民族主義的口號。却是總對於中國的青年們，不斷的暗示着，要中國的青年們，不要

以愛自己的歷史愛自己的民族爲出發點，作民族革命」（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但一當青年們民族根性覺悟時，第三國際的大師們也無法挽救了。

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全國熱血青年，日擊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日益加緊，日本自甲午中日之戰後，大陸政策成爲對中國一切政策最高的原則，一九二七年田中首相「滿蒙政策」的奏摺與一九二八年日本二次出兵山東，是大陸政策的初步，而由於中共割據分裂，給予日寇可乘之機，招致了九一八的瀋陽事變，在中國是五千年來存亡絕續總危機的到臨，這是歷史上任何「國恥」與「國難」所不能比擬的。一年之內，東三省全境版圖變色，并進一步攻陷榆關，佔領熱河全境，過去浸潤在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幻想中的知識青年，在思想意識中，起了急劇的轉換，而務其當急者。

中共階級鬥爭的策略適成爲抗戰建國的最大阻礙，爲每一個革命青年所唾棄，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間，共產黨員減少八千六百三十人，（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七）中共青年團團員減少三千零七十人，（佔全數百分之三十一）。

附錄中共四中全會（民國二十年）至民國二十三年中，中共青年團員在各省數量比較表：

省 名

民國二十年三月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江蘇

三、〇〇〇

八、〇〇〇

河北	二、〇〇〇	一、八〇〇
福建	一、〇〇〇	三〇〇
東四省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山東	三〇〇	二〇〇
兩廣	五〇〇	三〇〇
河南	一〇〇	五〇
陝西	七〇〇	八〇〇
安徽	三〇	三〇
浙江	三〇	三〇
山西		
湖南	五〇	
四川	三〇〇	五〇〇
湖北	七〇	
總計	九、五八〇	六、五一〇
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中共青年團員數量分配表		
地 區	二十年三月	二十三年三月

蘇區	四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非蘇區	九、五八〇	六、五一〇
全國	四九、五八〇	九六、五一〇

中共青年團社會成份表

工人	農 民	知識分子	其 他
5%	70%	15%	10%

(註，採自王農山編著，中國共黨的檢討。)

從上列各表中，指出極明顯的意義：

第一、說明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由民族危機的加深，促進人民對三民主義的認識，因此，青年脫離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有三千零七十人，佔全團員數量百分之三十一。

第二、指明中共團員絕大多數在蘇區，這就是說，祇有在蘇區軍事威挾下，才能吸收青年。

第三、中共青年團的社會成份，決定其政策與前途，農民佔多數，是由於蘇維埃政權的製造，而智識份子有百分之十五，并佔着領導的地位。

所有這些總的傾向，顯示它的不可克服的危機，因此，民國二十四年起不得不從組

織與政策上作根本轉變的號召，十二月二十日，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表了「組織轉變的宣言」說：

「我們極懇切的聲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但願與任何抗日救國的組織合作，與一切愛國同胞實行親密團結，共同奮鬥，而且願意把我們的組織開放起來，歡迎一切抗日救國的青年們加入我們的抗日救國青年團體。換句話說，以前加入我們青年團體的人，一定要信仰共產主義的，現在我們改變為抗日救國青年團體以後，一切愛國青年，相信共產主義也好，不相信共產主義也好，只要願意抗日救國的，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團體了」（轉見劉光著：「我們這一代的道路」頁四十二，新華日報版。并載中共機關報「羣衆」第八卷二十，二十一期）

然而，抗日救國是革命的運動，它具有一貫的特定歷史法則，與完整的革命體系，又是國民革命中必然的一役。這不是抱守殘缺的改良運動，當新的歷史任務呼喚青年作新的大結合時，中共青年團已由歷史裁判成一所廢墟，「斷不能把它當作還是完整的只在某地有點破損的華廈看待」。中共從它遺棄的字紙簍裏，重新拾起「愛國」的哲言，來彌補它的漏洞。這個轉變是徒勞的。

同年（民國二十四年），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審度了客觀情勢以後，決議指出：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切組織方式，完全陷於秘密，成爲第二黨形式之一個狹隘的團體，失掉爲廣泛的青年羣衆組織之作用」。

因此，中共中央緊跟着也在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有「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聲明：

「由於中國國內形勢的劇烈的變動，最廣大的青年羣衆參加到救亡運動與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來，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團及其組織形式，使團變爲廣大羣衆的非黨的青年組織形式去吸收廣大青年參加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中來」（同前）

「這就是中國少共實行解散的歷史的環境和根據」（劉光），整整十五年撥亂中國青年一代的組織，在『七七』民族革命戰爭的前夕死亡了。如果，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死亡，由於十五年來所給於青年毒害的覺悟與教訓，服從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及從這些條件直接產生出來的各項問題，這對於今後國家民族的前途，將是一件幸事。不幸的它是要在新的說辭下「多樣形式的發展青年組織，普遍共產主義的教育與宣傳，以赤化全國青年，擴大黨的外圍組織，加強爭取無產階級的力量。」如項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所講：

「黨取消共產主義青年團，爲的是更廣泛地去組織青年。統一青年運動，爲的是

統一戰線下的新環境，因此，才有組織上的變更」。

民族革命戰爭，揭破了青年們階級鬥爭的幻想，偉大的祖國愛，激盪了熱血青年一腳踏開那些舊的牢籠時，中共不得不一步步退出歷史舞臺，另找新寵。

## 第二章

### 青年統一戰線與一二·九運動

中國歷史處處表現其鐵一般的規律，比例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加深，湧起全中華民族的熾熱的革命情緒，在這一歷史變革過程中，對日抗戰勢成國民革命運動中必然的一個戰役，「自九一八事變至全面抗戰開始時期，我們中國的外交中心問題，是對日問題，內政上的中心問題，亦在於如何始可以對日，我們知道，現代戰爭，為科學戰爭，然而中國的科學發明與工業技術，自覺幼稚，不逮日寇，現代戰爭，為全面戰爭，然而中國的封建反革命勢力尙耽於內亂，國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持忍辱的態度，明白宣佈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方針，在政治上，對各方遷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杜絕內爭，一致對外，在社會上，發動新生活運動，振作國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軍事上，勵行保甲，訓練壯丁，以期全國皆兵之實，更在敵寇間牒橫行之下，擴充軍用工業，儲備軍事器材，中國為久居帝國主義者處處干涉重重束縛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着手於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中國之命運）中國民族歷史發展到這一階段，被客觀條件限制，要求民族戰爭勝利的保障，是國內全民族的統一完成，當時表現這種理論的口號是：

「先安內後攘外」，因此，迅速的結束閩變以及類似的分立，剿匪工作亦迅速趨向於完成，統一是民族戰爭的前奏，沒有統一，一切抗戰建國的大業，亦根本失去依據，然而這不是第三國際所能等待，亦不是窮蹙一隅的中共所能忍受，首先是在歐洲，自一九三二年希特勒登台號召「反共十字軍」以後，第三國際希望東西軸心國把力量消耗於中國大陸及歐洲大陸，當時所謂「人民陣線」政策就是：「在一切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國家裏，因為國際環境和國內情況變更，反帝統一戰綫具有重大的意義。」「在中國必須擴大蘇維埃運動及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聯合起來」（一九三五年第三國際七次大會決議案）因此，中共因民族生存的危機，解除了它理論上的武裝，祇有扶植「救國會」，促速政府不待準備完成，出兵抗日，消弭日本北進侵略的企圖，蘇解被困待斃的中共殘餘軍隊，正在這時，日本人煽動殷逆汝耕產生「脫離黨治，實行獨立」的冀東二十二縣防共自治委員會和李守信德王成立的偽「蒙古軍政府」。日本人最畏懼中國形成統一而強大，因而造出極明顯的謊言，以血手牽綫着一部分無恥的漢奸流氓，要求自治，要求華北特殊化，壓迫成立「冀察政委會」，脫離中央政府的統治，投進敵寇的懷抱，可笑的這批漢奸也知假藉民意，用「自治」及「請願」來淆亂觀聽，直到今天，竟還被人抄襲着，造成當時中國民族革命的動因，在軍事上有緩遠前綫的浴血抗戰，一面北平學生亦首先掀起抗日救國的運動。

當時人民的要求，是擁護中央政府統一抗日，反對假藉民意分裂割據的自治。

在落後的中國社會裏，學生成爲社會運動的前趨，特別是在國防前綫的文化城，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就在這個新的政治形勢下成立起來了，「它的宣告成立是十一月十八日的事情，在起先因爲環境的異常困難，加以北平學運沉寂已久，所以那時的參加代表，除去三數個可以代表學生自治會而外，其餘都還祇是代表部份同學的」，（見二十五年五月九日出版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救亡運動報告書」頁十三）在十二月三日學聯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發動全市學生請願遊行的提案，這就是被稱作「一二·九」的學生運動，關於一二·九那天整個遊行的經過情形，清華學生自治會在事後曾發出一個報告，現把這個報告節錄在下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由北平學聯會領導全市各大中學的學生向何應欽請願……城外的燕京大學首先出發，加入的同學五百五十人，路上很受阻礙……在八點鐘的時候，清華大學也聚集了六百人，向西直門出發，沿途也受軍警阻礙，結果仍安全到達西直門，同時在路上又加入了幾個中學的隊伍；所以在上午九點半時聚集在西直門外喊口號發傳單的學生，共計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至於城內的情形，……至十時許，聚集的學生在千人以上，學校有東北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學院，平大法商學院，女一中及其他大中學校，……後來學

生知道清華燕京的同學，被阻西直門外，就臨時決定去接應城外的同盟隊。……沿途輔仁大學，北京大學以及其他許多中學，如北師，四中，藝文等校的同學，莫不紛紛參加。

「所以到下午三時，隊伍人數已在五千以上。……學生大衆這次的示威是和平的，純粹的愛國運動。至於城外的同學站在零度下的狂風內，熱誠始終不衰，並分隊至阜城門和西便門想繞進城，然而城內早有準備，北平所有城門，早都緊閉加崗，所以終於進不了城，到夜深九時徒步回校。」

中報記者亦有詳盡的報導到上海，說明當日的羣衆遊行，「沿途高呼口號，如『反對假藉民意的華北自治』，『保全國家領土及行政之完整』，『中華民國萬歲』等……現擬聯合各地學生，擴大反對華北脫離中央政府及保障國家領土及行政完整之運動，以期再接再厲，博取最後之勝利。此次北平各大中學學生之請願行動，實爲五四運動以來所未見，爲全國人民下一種『強心劑』，表示現在的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中國人民根本沒有這種自殺的要求。」（載申報九月十四日第九版）這個遊行立刻掀起全國的抗日救國與反割據的運動。我們列出如下的史實（根據『東方雜誌』三三卷一號及二號的大事記）給讀者說明這一運動的廣泛與性質。

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遊行請願，反對自治偽組織，要求團結救亡。

十日，浙大學生決通電響應平市學生，反對華北自治。

十一日，杭州市學校反對華北一切假藉民意之自治組織大遊行。

北大平大當局勸令學生安心上課，勿參與外事。

十二日，粵中山大學及武漢學生繼起反對華北自治。

十三日，平六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向學生發宣言勸即日恢復學業。

十六日，北平五千學生再遊行。

十八日，冀察政委會成立，南京中、大學生五千餘向政院遊行請願。

天津中等以上十四校向市府請願。

十九日，京市學生八千餘，再度遊行，請願。翁（文瀾）答：「政府對維護國

家及領土，決不諉責任。」

同日，北平被捕學生釋放。

二十日，武漢兩萬餘學生遊行，要求討伐殷逆（汝耕）。制止類似偽組織，全

國動員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豫學生一萬二千餘學生遊行。

廿一日，武漢，杭州，成都，南昌，各地學生仍有響應愛國運動舉動。

廿三日，蔣院長定明年一月十五日會見各省市中學以上學校校長學生代表，開

誠實告政府方針，及交換維護國家意見。

廿五日，上海（復旦）赴京請願學生分抵崑蘇後，一部被勸回。

廿七日，上海晉京請願學生由錫遵勸折回。

不到一個多月時間，「在天津，在杭州，在武漢，在上海，在廣州，在太原，在濟南，在蚌埠，在每一角落裏，都捲起了救亡怒潮」。這一運動，雖起自北平，而它的擴大與積極的作用，實在全國各地，一般人研究五四及一二九運動祇把北平從全面運動中孤立起來，以偏蓋全，實是一種錯誤。在這一反對假藉民意以「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的學運裏，同樣值得提起的是上海，南京，武漢各地的情形。

在「一二九」運動發動後的第三天（九日十二日）上海復旦大學全體學生即集會決議發出通電二件，其一云：

「各報館轉全國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公鑒：北平各校師生，於國難臨頭之際，身處危境，毅然喚起民衆，以全力維護國家之完整，反對喪失土地主權之組織，實具有現代民族之愛國精神，犧牲決心。特此呼籲，望我全國人士，一致努力，誓爲後盾。」

其二云：

「北平世界日報轉各大中學學生會鑒：華北瀕危，舉國痛憤。諸君激於愛國熱忱



，遊行示威。以全力維護國家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不幸發生流血慘劇。消息傳來，羣衆憤慨，華北爲我國文化中心，存亡安危，關係全國，諸君不惜犧牲，以救國家之危亡，敝校全體，謹表示萬分同情，并願以絕大決心，爲諸君後盾。誓死反對任何破壞國家統一之企圖。」

同日發表言論，其內容（1）反對華北自治。（2）討伐叛逆殷汝耕。（3）青年運動自由。（4）全國青年一致起來響應。（均見九月十三日申報載）十九日下午二時并列隊至市府請願，「沿途高呼（1）擁護國民政府，（2）反對華北偽自治」（詳載二十日申報）。

在南京，「十二月十八號，冀察政委會成立的那天，五千學生到南京行政院去請願，要求五點：（一）釋放北平各校被捕同學，（二）政府應贊助學生愛國運動，（三）收復一切失地，（四）恢復中國革命的外交政策，（五）討伐漢奸賣國賊。這五點要求是全國學生一致所願望的」（見「一二九在燕京」，載燕京新聞十二卷七期附刊）。遊行後，當日成立南京市學生聯合救國會。

在杭州，浙大學生及杭市中等以上學生於十一日下午「假湖濱體育場舉行反對華北一切假藉民意之自治組織大遊行，各學校一律參加，下午三時開會，到浙大，高工，高農，藝專，中醫專校，之江，杭高，杭初，市中，女中，弘道，惠興，女職，中山，財

務，馮氏女中等校學生萬餘人，由各校推代表一人，組織主席團，決定開會儀式，并推定施爾宜，爲臨時主席，報告開會宗旨及華北情況，并謂杭州學生一致興起爲政府後盾。嗣即呼口號，出發遊行，……并組織杭市學生聯合會」。(十二日申報)

所有這些全國學生的願望亦即是一二九運動的政治要求是明顯的，出現在當時的急迫的現實問題是大敵當前，無恥的漢奸賣國求榮，所以人民熱烈的擁護國民政府，并鞏固它的權力，統一抗戰，反對一切形式的假藉民意，脫離中央政府的偽自治。漢奸殷汝耕即由日寇的提綫作用，藉口反對國民黨治而實行「自治」的！

民國以來的歷史，全國學生是相當熟悉的，在大革命的北伐以前，軍閥曾經企圖假「自治」美名，以達割據的目的，有大盜趙恆惕（湖南）盧永祥（浙江）唱之於先，湖北和之於後，懂得「自治」與割據有不可分離之奧妙原則的新舊軍閥，如唐繼堯等自然也通電響應，更有些無恥的文人，則成立「聯省自治促進會」，爲軍閥搖旗吶喊。這一違背歷史的企圖，雖則祇曇花一現，即迅速歸於消滅，但這一美麗的衣鉢却遺留給軍閥的好友日寇及其餘孽，如齊燮元，王揖唐之流來沿用，甚至在日寇敗降的今天，還有人在重新翻版。高呼東北和延安的問題是「自治」（又是一個自治，唉！）問題。

一二九運動的任務是要求國家統一，要求抗日戡亂，中國共產黨是投機的常業兒。在這時它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重新拾起至聖先師愛國的格言，要求抗日，可

是基本上它與全國青年學生的要求在實質上是不同的。中共在人們無產階級的幻想被民族意識打破後，它不得不喃喃學語的喊出「抗日」而扮成一個裝模作樣的偽善者，并如前所說，藉以蘇解「窮蹙一隅」的中共殘餘軍隊。

中國共產黨中央在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宣佈解散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而提出青年統一戰綫的政策就是這個說明。然而，不管中共當時的宣傳如何動聽，不幸，中共所代表的反動勢力，恰是國家統一抗日的障礙。而它的事業和它的環境，却完全不相稱。一二九運動實是在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從社會主義的幻夢中震醒起來的一種理性覺悟運動。也爲着這個前提，中共後來不得不而且也祇能從千百萬全國學生羣衆運動中組織萬分之一的人數成立所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與廣大的全國學生抗日救國運動分道揚鑣。

一二九運動直接推進了神聖的民族抗戰事業，打擊了一切企圖脫離國民政府統治假藉民意的偽自治運動和各動形式的勾結外力，割據分立的漢奸。參加一二九的學生後來都成爲抗日戰場上最英勇的戰士。後來學生從軍運動遠征印緬戰場，勳績赫赫，可以說明全國學生青年的趨向。

在一二、一六大示威的第二天，北平學聯第四次代表大會在燕大召開，這次大會裏，決定了復課的原則增加了執行委員會的議席，十二月二十六日，開慰勞受傷及被擄回

學大會，嗣後并接着發動擴大的宣傳運動。正在這個時期，北平大多數學生不滿於當時學聯違反了真正愛國運動的本質，由於中共的操持而脫去了正軌，各校學生先後成立護校團，并醞釀着成立廣大學生的自己組織。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中共利用學生的愛國情緒，策動組織擴大宣傳團，出發近郊宣傳，據清華自治會救亡運動報告書載：當初「參加一二九——一二、一六大示威運動的學生羣衆一共達三萬人……」（頁二十四），這時參加擴大宣傳團的，祇有「五百多個戰士，毅然負起這個偉大的使命」（頁二十六）。「不久，全體擴大宣傳團員就成立了一個永久的組織，這個組織成爲推動以後學生救亡工作的中心勢力」（頁二十八）。這個永久組織就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這個純潔的青年愛國運動，遂被少數的政治騙子出賣，這是當時參於一二九運動絕大多數的青年所夢想不到的，遂行了中共的謀略。

不久，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經過合法的代表組成，（當時通稱爲新學聯）逐漸成爲北平學生救國運動的領導，舊「學聯」不得不轉變方向，擴大名義，作垂死的掙扎，在四月十二日聯結天津的學聯會，決定改名「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並發表改名宣言，說：「我們把自己和南方的同伴們統一起來，然後才能在同一性質的組織下，努力工作，改變名稱雖然是一件微小的事，但主要的却是在我們衝破恐怖氣氛後的一個新表

現，乘着這個機會，整頓自己，加強自己」；同時「號召團結一致，實現抗日救亡」。說明「我們，北平和天津的學生，熱切的希望全國工農商學兵各界，共同在民族解放的神聖大旗之下，團結起來。」

救亡運動的進行，必須建築在統一團結的基礎上，這是當時學生界共同的願望，絕不希望一部份人自陷迷途，學聯會以後曾與舊學聯計劃着共同舉辦湯山（在北平西北數十里）旅行，但當時因種種關係，此種初步的合作未能實現，這種情勢發展到了「五四」的前夜，又有一新的合作趨向。據七月十八日申報週刊載：「北平學生爲了紀念五四，新學生團體（即新學聯，因免日方干涉，故稱團體）會規定在當日下午三時在師範大學理學院風雨操場舉行擴大紀念會，並約請楊立奎、熊夢飛、陶希聖、馬乘風諸名流學者參加演講，同時，舊學生團體則規定於當日上午各校各在本校內舉行儀式，但爲從實際行動中表現統一學運之決心起見，特令三十餘大中學校會員於下午赴師大參加新學生團體主持的擴大紀念會。但不幸在擴大紀念會宣佈開會之初，雙方竟因主席團的問題，發生了誤會；後來又因舊學生團體方面的學生高唱救亡歌曲，致被老成中學的學生和童子軍用木棍毆打起來。……原在師大舉行的紀念會，在新學生團體支持之下，繼續進行下去，從此之後，曾將告統一的智識份子羣，又分成壁壘」。（亞生：北平文化界團結運動，轉見「復旦文摘」二卷二期第三三八頁）。

稍後，由中共所豢養的左翼文化人張申府、黃松齡、張友漁等，順應中共的主使，發起組織「啓蒙學會」。倡導所謂新啓蒙運動，依照張申府自己的說法：「凡是啓蒙運動必然反迷信，反武斷，反盲從，反威權，反傳統，而在歷史上的啓蒙運動尤在於反封建」。〔張著：什麼是新啓蒙運動，生活書店版頁八〕新啓蒙運動是隨一二九救亡運動之後而起的。〔同上頁三十〕，中共的文化的走卒，曾幻想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的再版，企圖以他們的家長陳獨秀在當年的王冠加在自己的頭上，生吞活剝的以辯正的邏輯適用在當時的文化運動上，據何幹之「中國啓蒙運動史」說：「首先意識的把問題提出來的是北平陳伯達先生的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啓蒙運動的建議（讀書生活第四卷第九期）：這篇文章是二十五年九月十日發表的。十月一日陳先生又在新世紀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新啓蒙運動。……艾思奇先生在生活星期刊雙十特輯發表的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就是緊接着陳先生的提出的一個響應」（頁二〇六——九）雖則首先意識提出這一運動的倡導者最初的願望是：「組織一個哲學上的反抗禮教的聯合陣綫」「大規模的新啓蒙運動」。但一開始即不啻原形暴露，聲稱：「新哲學者乃是目前新啓蒙運動的主力，動的邏輯之具體的應用將成爲他目前新啓蒙運動的中心」。以致如當時江陵在「開展中國新文化運動」一文中所說：「範圍過小，而日過左」，（見北平國際知識創刊號）除了他們的同志柳湜以及張申府之流所自稱的「自陳伯達先生唱說，我從而拍節」外，應者寥寥，

特別是「抗戰以來」，「新啓蒙運動的鼓吹不免有沉寂之感」。（張申府語，載戰時文化二卷三期）。一個時代的思想與文化的醞釀，絕不是一兩個人加工製造，像陳伯達的「首先意識的提出」與張申府的「鼓吹」所能形成，故當時北平師大教授楊立奎曾以個人名義通電申討，謂啓蒙學會係「反抗禮教，詆毀五倫八德」後，就如摧枯拉朽，掃蕩一清了。而且根本的研究所謂新啓蒙運動的理論，也是自相矛盾，亦是二元性的，既稱是反威權反傳統的，却又說：「如果要檢討十年中新興文化運動的缺點，可說是：其重大缺點之一，就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對於文化的民族傳統還注意得不夠。」（陳伯達：「新啓蒙運動論文續集」頁六七）「而且對於自己過去的文化，還需要保衛，我們還需『守成』。（前書頁五十）；既稱：「動的邏輯之具體的應用將成爲他目前新啓蒙運動的中心」，却又經不住真理之火的燒鍊而承認：「在此時此地不必提唯物論，我完全同意」（柳湜語：載「國際知識」三期）。同時也是模稜而不澈底的。陳伯達在「再論新啓蒙運動」一文的追記裏會說：關於孔子的問題，我算是強調地指出了孔教的奴役作用，但還是留了與崇信孔子者合作的餘地」。（五月十六日）。又說：「只要是與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話，就是對一部分封建勢力攜手，也是在所不惜的」（見艾思奇：「新啓蒙運動和中國的自覺運動」載「文化食糧」創刊號）這種搖拽作態，處處表現他們在文化上的兩面派，更遠遠爲中共以後勾結軍閥，實行封建割據的張本，並作爲在「窮蹙一

隅一之際，重新從自己的字紙箋裏，拾起至聖先師的愛國格言，來作欺瞞青年的伏線。不管新啓蒙運動在一二九時期如何的有力鼓吹。一到七七蘆溝橋事變民族抗戰的神聖革命戰爭展開以後，鼓吹者也「不免有沉寂之感」，也不免要一再的聲明「我論新啓蒙運動，以前固從不曾像有些人所說的，說反禮教」「新生活運動重禮，而新啓蒙運動重理。既然禮就是理，那麼豈不至少可以說，新生活運動與新啓蒙運動是互爲表裏的」（張申府前書頁五十）。也不得不承認「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要求集結於共同目標，確立同一道德，堅定同一信仰，澈底改造精神，以求其充實，集中與革命化，實在都是當然應該的」，「同時當知，思想自由與信仰統一，並不必抵觸：至少也是相反相成的。至少在抗敵上講，在建國上講，統一國力，統一民心，統一意志，統一思想的必要，當然全無問題。既然承認國力意志等的統一，至少一時的政治信仰的統一，在邏輯上便是當然的」。（張申府前書頁一八三、頁九十）。

所謂「啓蒙學會」的運動，在一二九運動的當時會直接作用於新舊學聯的分裂，事實上舊學聯受啓蒙學會的領導，而新學聯則和楊立奎，熊夢飛先生等的態度是一致的，五月底南京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方治先生到北平，調解文化界的紛爭，呼籲學生愛國運動的統一。一度由張申府黃松齡主張雙方共同簽名發表息爭宣言，大意是：「擁護統一，擁護中樞，在抗日救亡目標下一致團結起來」（見七月十八日申報週刊），一方



面新舊學聯對學運統一的要求表示接受，六月二十一日舊學聯發表書面談話，「內容大意謂除誠懇調解人所提主張外，——（一）避免互相攻擊，（二）減少磨擦，彼此取得某種諒解，——並且積極的表示願雙方「在民主的原則下，把行動統一起來」。舊學聯發表書面談話之後，新學聯在二十二日，也發表了一個書面談話，大意謂：「……在原則上，我們根本沒有對內鬥爭的必要，基於此種見地，我們的心懷永遠是異常廣闊的，……對於過去曾經犯了行動錯誤的人，我們仍不惜大量包容，只要你們能夠翻然覺悟」，「我們對付破壞中國統一的人，走最強硬之一端，他們既然自絕於國家，自絕於民族，我們要以血與肉向他們捶擊，這種英勇的任務，一日不完成，就一日無息爭的可能。」（同前）。新學聯這種為國家統一事業所表白的態度，為當時人們所贊同的。

就在這個期間，——五月二十九日由北平舊學聯的策動，經過五個月的活動，在上海秘密的成立了全國學聯，遠在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除去三數個可以代表學生自治會而外，其餘都還祇是代表部份同學的」所組織的舊北平學聯，聯合天津學聯共分四路聯絡各地，「北平學聯負責平滬，平漢，兩路綫，各城市，如濟南，青島，徐州，蚌埠，南京，上海，杭州，及保定，大原，石家莊，鄭州，開封，漢口，武昌，漢陽等地，天津學聯負責平綏，北甯兩路沿綫各城市，如宣化，張家口，綏遠，及唐山以至東北。經過三個月籌備，上述各地，有三分之二城市已能參加，因此三月二十八日，就

成立了一個全國學聯救國聯合會的籌備會，在這個會裏通過了宣言，綱領草案，組織大綱。現在又分華北，華中，華南，三部，派代表分赴各地再度聯絡促成各地成立學生聯合會組織」。(清華學生自治會報告書頁四三)

就在這前後，國內政治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由「西安事變」，表現全國人民擁護中央政府要求統一的趨向，凡是製造紛亂，以殺人放火為常業的罪行，都被歷史紀載得彰明昭著。當青年們面臨着新時代之前，民族存亡繫於一日之際，痛定思痛，不得不一脚踢開那些裝模作樣的偽善者，而獻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陣營。中共不得不於七七事變正式戰爭後四十一日——即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提出四項諾言：為三民主義徹底實現而奮鬥。取消推翻政權的暴動政策，接受統一的軍令政令，但民族革命戰爭胜利的保障，取決於國家真正統一，根源於中國歷來社會組織散漫與封建割據，歷來政治機構不整嚴，政治沒有將社會力量組織起來，同時，因為宗教歧雜，沒有共同的宗教，道德的規律，由新文化運動的衝突，而形成一種「道德的假動」，以致整個社會充滿了以個人為中心的思想，以個人或家族小集團利益為中心的活動。歷史的發展。為客觀條件所限制，鞏固民族的生存條件，是求民族生活最高體系的國家統一。力量的產生，尤在於共同的信仰與一致的行動。又因為「中日戰爭是三民主義的戰爭」(蔣主席)三民主義是抗戰建國的最高準繩(抗建綱領)。凡為國民所有意志，均須由三

民主主義的攝指揮，不僅須要三民主義爲抗戰作積極的號召，更須要三民主義作建國的鼓勵。「中國今日之所以作育青年者，祇有示以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努力方向之要義。而中國青年之所以爲國盡粹者，捨親愛精誠，絕對團結而外，實無他途。」（蔣主席），力量的發揮，繫於一定的革命組織。這是現代中國青年從事抗戰建國一定不移的途徑。具體的說；歷史發展到現階段，中國青年須要的是明確一致的建國方向，統一的政治綱領，健全的革命組織，廣泛而有力的領導中國青年運動。來配合國民革命，完成歷史與時代的使命。

中國共產黨如果能夠真正認識並承認上述歷史法則，真實的履踐諾言，以新的方式來領導青年，對抗戰建國未始沒有補益，不幸的是當時所提出的「青年統一戰線」一脈根兒祇是鍊金術士的政治手法，他們恐懼青年結合在抗戰的大纛下，力量太大了，懷着敵意的從三民主義的偉大思潮背過臉去，而要求「各種不同團體，應保持其獨立性，互相關助，各別發展」。（見晉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報告）依據這樣的統一，祇是一散漫分歧，各行其是而已，且在學理上也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這種美麗的外衣，却包含着「一連串的政治陰謀，而要在聯合中抵消力量，發展中共的實力。即就這個形式本身論，所謂「以一個適當組織的基礎」「聯絡起來」，或是「保持原來狀態的各團體聯席會議」，最多也祇能做到「共同舉行提燈會，茶話會，歡迎會，追悼會，研究會」。如果要

求它做嚴格的革命工作，抗戰建國，却是一種過份的奢望。

在青年統一戰線的政策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首先恰當的成爲中共的新寵，成爲中共青年團解散（二十五年十一月）後的承繼者。完全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十一月一日）鑄定它自己的模型。

民先第一次全代大會在北平。（二十六年二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西安舉行，由中共黨員李嗣瑞爲總隊長，宋毅爲總隊祕書長主持，重要的決議：（1）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建立青年統一戰線。（2）建立青年統一戰綫，必先鞏固與擴大自己的力量。（3）努力爭取公開合法地位爲要務。（4）在戰區公開起來，廣泛吸收隊員，拉緊各救亡團體。據大會的報告，這時有二萬餘隊員，中間一萬六千餘是學生，但會後不到兩個月，武漢動員機關規定凡不能實際派人赴前綫參加保衛大武漢的戰時掛名團體一律停止活動的時候，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反對停止民先活動的抗議（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公開指明民先爲中共的領導機關，那僅有的隊員也離開了它，我們知道，以國家民族作假借的號召，有利也有害。青年學生的熱忱，純潔，衝動，固然容易被欺瞞，要是一旦與原來的諾言相反，青年們的正義良知，坦白而勇敢的特性，立刻會變成你的死敵。所以，一當民先以中共自己的面貌出現時，它又祇得循着CY的基道，走進了坟墓。

此外，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中共在自己軍事佔領區的延安，舉行了「西北青年會議」，有三百多個代表參加。由中共中央青年部長馮文彬主持，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它的總的政治綱領，是推進青年統一戰綫運動，在西青救二次大會間，馮文彬曾經報告「中國青年運動的新動向」（原文轉載「解放」八十七期）更具體的提出青年統一戰綫的組織形式。其意見可以說是毛澤東在「論新階段」裏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三個組織形式的再版。與以後中共向中國國民黨臨全大會提陳共黨加入國民黨辦法大致相同，再後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並以上述意義建議，致書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要求參加。

在中共的軍事佔領區，西青救與民先同樣CY承繼的餘緒，作平行的發展。

在抗戰的大後方，全國學聯會在沉寂了二年之後，爲了所謂「使全國學生之組織更鞏固，救國之工作愈有成績」，特發出號召，於二十七年三月廿五日在武漢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新華日報當日的社論所云：「全國學生在抗戰以來，所發揮的力量固然已經不小，但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堅強鞏固的統一戰綫。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弱點。這次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雖到有一百多代表六十餘團體，但它還沒有能夠成爲全國學生參加抗戰一個堅強的統一戰綫的營壘，是不容諱言的。」這很顯然。當時全國學生都參加了戰時戰地工作，如軍委會戰時幹部訓練團，雲南廣西的學生軍

，成千成萬的青年學生，都服務於廣大的實際戰鬥，沒有人再願意照顧那些空口叫囂的學聯，而且「自日本強盜佔領了北平，天津，太原，濟南，南京，青島，上海等地之後，學生組織，與祖國之主權，均同為敵人所破壞。這些失地的同學，在流離失散之中，未能好好的集中起來；而鄰近戰區的學校又因為遷移的關係，彼此之間，失去聯絡，同時，隨着抗戰爆發而產生出來的服務團，義勇軍以至幹部訓練學校等等，則因為新產的關係，尙未能與其他學生團體取得更密切的聯絡」。（見十四期羣衆週刊載：慶祝全國學聯代表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學聯大會所代表的範圍與社會基礎，是可以想見的狹小。大會雖則討論了「對於戰區學生的救濟與服務」和「各地學生的組織與聯系的問題」，其結果，「單憑一時興奮而漫無計劃的幹」（三月二十五日大公報社論：勉中國學生界），再加上「一部分力量是消耗在不必要的磨擦之中，因而削弱了自己的抗戰力量」（同日新華日報社論）。以致無聲無息的無疾而終了。

民先就在這之前，把名義的總隊部，從西安遷到延安，在軍事的保護下，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至此，由於民先與西青救組織對象與工作方式互相重複，發生了分裂鬥爭，一方面西青救自恃是中共直接組成，常常堅持極端的領導地位，而在陝甘甯邊區又有重床疊鋪的「邊區青救會」，於二十七年十月三日，召開第一次大會，宣佈成立，爲了解決這一問題，中共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召集全國高級青運幹部，舉行擴大會議，蔭青等部

外，有西青救，民先，學聯黨團代表，武漢青年救國團等代表，共七八十人，會議後中共以「通知」的方式，規定「……應根據當地的具體的環境需要，來決定發展一種組織，如在抗大陝公等地，我們決定統一發展民先，青訓班等地，則決定發展西青救……」。稍後，因為民先失去他的社會基礎而停止了工作，這就表現青年統一戰線所謂「聯合起來」的理論。在中共自己的實踐中遭遇了毀滅。

所有這一切不幸史實，就是毛澤東在中共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矜誇稱道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羣衆，在我黨領導之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使此種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城市」。（「論聯合政府」頁十二，解放社出版）

## 第三章

### 現階段中共的青年路線與反響

長期抗戰的結果，必然是國力的消耗而形成政治經濟軍事的日益艱難的局勢。日寇在太平洋愈益遭受慘敗，其在中國大陸亦必愈益瘋狂無恥，這原是整個「勝利」誕生前的陣痛，絕不能以這種陣痛認為是病象。這是任何具有政治常識者可能瞭解的。

中國共產黨的淺薄無能，又一次表現在於這個時期——勝利前二年，配合着敵寇的軍事進攻，發動政治攻勢，當時太平洋盟軍已進叩島國之門，印緬戰場正是勝利紛紛，日寇爲了開闢並保持華南走廊，作爲最後掙扎的補給運輸線，以致由湘桂進佔黔東獨山，威脅貴陽，新華日報在重慶對前線失利的消息，曾極盡其能事的大肆渲染，而又同時對獨山克復等勝利消息一字不提，這充分說明中共的恐日病與怯敵心理。一方面在過分誇張強敵的氣氛中，企圖動搖抗戰根本。割據地方，傾覆政府。在宣傳上又提出所謂「民主」「自治」與「聯合政府」的口號

透過中共組織與技術的運用，這種政治攻勢的煙幕宣傳伸進到期待戰事而煩燥的青年學生中，繼之以大批的金錢誘惑，在各學校中，隨即出現爲各種各樣的座談會，茶話



會，壁報，宣言……內容是一致的，理論是清一色的「民主」「自治」與「聯合政治」文字，則是新華日報不折不扣的再版。高着「黨派退出學校」的口號，昂然跨進學校之門。

同時，有所謂中國民主同盟作着忠實的應聲蟲。在戰事最危急的時候，就是中共及其尾巴的政治高潮。

中共在學生羣中所推行的自殺路綫，第一次激起全國廣大的大中學生對於國是意見的正確表示，粉碎了中共利用少數工具所製造的無恥譏言。

首先是國立復旦大學八百餘人佔全校絕對多數的同學簽名，於三十四年二月提出五項國是願望，書告全國同學。

(一) 希望政府再接再厲，澈底嚴懲貪污橫吏。

(二) 我們反對任何政黨把持軍隊作為政爭的工具，軍隊應該國家化，由最高統帥部統一指揮。

(三) 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的趨勢，亦是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要求，不容違反。我們主張遵照 蔣主席的訓詞，提早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循真正民主的道路完成民主的建設。其他一切非民主的辦法，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因此我們反對假藉民主欺騙民衆，製造割據局面，組織聯合政府等一切動搖抗戰

根本的企圖。

(四)政府應立即採取合法步驟，提用三萬萬美金存款，繼續提高士兵待遇，裁併及整訓不能作戰不服從命令的任何部隊。

(五)一切政黨活動應合理，任何黨派的利益應該服從國家的利益，否則就是違反民意。

這一文告發出後，意外的得到各國各學同學普遍的贊同與響應。如重慶大學、中華大學，四川大學、社教學院，交大、國立體專、文華圖專、貴陽醫學院、女師學院、銘賢學院，及西北與西安等各大中學……參加簽名響應這一有力號召的有近數十萬學生。這說明全國青年學生的真實意向，他們的主張，客觀的批判了中共政治路線及在學生中分化誘惑的手段。

中共的政治叛亂亂嗣後日益進入高潮。四月二十三日召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思想被認為中共指導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針，並具體的定於黨章上，「論聯合政府」就是這個會上宣佈並規定為中共全黨目標的。以一個人的思想控制全黨一切工作，其結果必然是走上危險的道路，中共在這期間醞釀並準備以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製造新的獨立政權。並在自衛武裝的佔領區，強姦出職工、婦女……以及各樣的羣衆組織，在青年方面則揭出一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籌備委員會招牌，宣稱同年

十一月將正式成立，解放日報載：

「西北青年聯合會」五月三日日上午十時，假座陝甘甯邊區銀行大樓，召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籌備會，出席者計有西北青救，陝甘甯邊區青救，陝甘甯邊區學聯，晉察冀邊區，晉綏邊區，山東，冀南，太行，太岳，冀魯豫及廣東等各敵後解放區的青年團體及學生團體代表等，推選馮文彬，喬木，宋一平……等二十四人爲代表，正式組織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籌備委員會除了適應中共政治謀略外，極明顯的說明中共政策的轉變：

第一、懂得政權與羣衆不可分離之奧妙的中共，既然不能獲得全國性廣大青年的信任，祇有在自己軍事佔領區製造青年團體，掌握運用。

第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民國九年八月——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是中共初期最有力的青年組織，因爲「一切組織方式，完全陷於秘密，成爲第二黨形式之一個狹隘的團體，失掉爲廣泛羣衆組織之作用」（見一九三五年少共國際六大會決議）而且由於九一八以後，民族主義的高揚，由「於中國國內形勢的劇烈的變動，最廣大的青年羣衆參加到救亡運動與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來，」見中共「關於青年工作的決議」而失去存在的條件自動宣佈解散，嗣後會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作爲新寵

，號召青年統一戰線。很想避免「成爲第二黨形式之一個狹隘的團體」，但是一當民先以中共外圍的形象出現，它就必然注定的爲羣衆所遺棄，在抗戰中爲民族主義的火焰所考驗，卑怯的退入中共軍事佔領區無疾而終，這主要的還由於三民主義青年團已撑起全國青年三度大結合的旗幟所造成。中共解散CY，製造民先，沒有如理想的獲得全國廣大青年的支持，迫使她不得不更頑強的一意孤行，乾脆在自己的王國裏——解放區，按照一己的主觀偏愛，鑄定模型，成立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

第三、我們再說一遍，全國青年三度大結合的光輝陣容，已形成中國青年運動的最完整與最高的形態。它具有堅實的社會基礎，與豐富的革命內容，中共不能無視這種現實。中共六大會與毛澤東會要求中共的青年黨員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毛澤東說：「三民主義青年團應該成爲全國廣大青年羣衆團結救國的統一組織。吸收各黨各派各界青年個人或團體加入進入」。（見論新階段）中共青年部長馮文彬並且體的申述同樣願望，嗣後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更上書中央團部，結果都由於全國革命青年的客觀意向和團自己的憲章——團章否決了。

二十多年前記憶尤新的歷史罪惡，不允許中共再度混入國民革命陣線，也是迫使中共在懷喪之際，不得另起爐灶的原因。

第四、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籌委會雖然還沒有如所官稱的於三十四年十一月正式

成立。雖然並沒有如所演說的擁有二百萬有組織的青年；雖然不能夠代表全國任何地區青年真正意見。但對一些外國人和有一些場合，仍然被中共視作御用的金字招牌，如曾用該會名義於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致電倫敦世界青年大會要求派代表馮文彬、劉光，陳家康出席參加。（原電載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報）同年在中共反美運動中於十一月五日致電世界青年大會「要求撤退駐華美軍，派遣代表團來華調查美軍違法干涉中國內政真象」。這些事實。對國內方面。於十二月一日「發出紀念一二九通知」煽動是激發學生作所謂反內戰運動。（原電載十二月四日新華日報）以青年團體名義「專作「反對」某些事項或「替成」中共主張」。原是妙用無窮的。畢竟用自已製造的「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籌委會」名義。號稱擁有多少青年，總不會有人胆敢來「否認」的。但一當他假藉一般青年學生名義的時候，問題就發生了。

有一件最真實的例子：在三十四年冬季中共發動「反美」「反內戰」的宣傳攻勢期中。十一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以重慶版而載「重慶各太學學生聯名致美國學生書」一封；十二月二日新華日報第三版又有「陪都各太學學生簽名反對內戰提出三項主張」標題之文章。在這前後還有署名「一羣工人」「一羣車夫」「一羣婦女」之類人的宣言函件，像煞有介事。可惜沒有一個內「重慶」（也是陪都）各太學學生自治會紛紛在重慶各大報正式具公文書否認了。交通太學學生自治會認新華日報是「造謠」；社教學院自治會則向

新華日報「嚴重警告」請其更正；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認新華日報「顯係假借名義。妄造黑白；復且大學學生自治會則更指斥新華日報（又是一個它）」企圖淆亂觀聽……這裏我們列出幾件原函文字，證明事實：

### 其一

逕啓者：頃閱十一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載有重慶各大學生聯名致美國及我國學生書一封，至覺駭異，查敵校同學從未有對外發表文告，表示國是主張，顯係假借名義，妄造黑白，希圖淆亂觀聽。除函兩該報請其從速更正查復真象外，特請 貴報披露，務使社會人士對敵校全體同學之愛國熱忱，不至有任何誤解爲感，頓候

撰安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啓（十一月三十日）

### 其二

逕啓者：本月二日新華日報第三版有一陪都各大學學生簽名，反對內戰提出三項主張之標題，查本校同學最近並未有簽名提出任何國是主張之舉，該項標題純係捏造，因恐社會各界不明真象，擬請 貴報予以披露，以正視聽，是否可行尚望裁奪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啓（十二月三日）

### 其三

啓者，頃閱十一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載重慶各大學學生聯名致美國學生書一封，暨

本月二日新華日報第三版有「陪都各大學學生簽名反對內戰提出三項主張」之標題，不勝駭異。其所揭示之主張與本校同學願望完全不同。且本校同學亦從未聯名參加上述兩項之事，顯係新華日報假借名義，企圖淆亂觀聽。本校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鞏固國家，維護學校」爲一貫之復旦精神，不受任何黨派所欺瞞，本會茲特嚴重警告新華日報請其查復更正外，並鄭重聲明對美國盟邦協助我國民政府擊敗敵寇，建設統一民主國家之偉大友情，表示無尚敬意，敬乞披露，以明是非真象，順候

撰安

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十二月九日）

以上祇是見諸在重慶益世報，中央日報的少數更正公函，可憐被新華日報編者經常利用「一羣工人」「一羣婦女」……等署名發表宣言的一羣人們，因爲不確定的對象，中國之大，誰也不知是誰，便安然讓新華日報強姦了人民的意志，所謂「人民」的政黨，就是這樣的與「人民」緊密的聯系着。

雖然，中共及其附庸製造民意以「反美反內戰」的號召掩蓋其利用外力擴大內亂的罪行仍在繼續的。

自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九日，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出後，「延安總部」發出命令，中共各路進軍與國軍爭取「受降」，擴大地盤，遷延商談，如政府發言人所稱：「依照本年六月底「延安總部」所自製的「中國抗戰敵後戰場形勢要圖」，共

黨所佔據的縣城，在全國只有六十九個，包括所謂「陝甘甯邊區」（即延安等縣）在內，根據共黨代表向政府代表的陳述，以共黨發言人答復外記者的詢問，在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以前，共軍也祇佔領八十一縣城。如果共軍以其戰時所佔領的地區名爲「解放區」，則所謂「解放區」也不過這八十一縣城。日本投降以後，日軍及僞軍均向政府投降，聽候國軍繳除武裝，抗戰軍事終止。然而在十月中的時候，共黨代表向政府代表所聲明的，以及新華日報所公開宣傳的，則謂其「解放區」已有二百餘縣城，試問這多出來的二百餘縣城是如何得來的呢？」（見十二月十五日全國各報）

顯然的就是在「反內戰」的烟幕中從事進攻得來的。作賊者高喊捉賊，原是明顯的謊言，中共竟又使這一謊言流傳，波及學府「在西南聯大與昆明學生界「玩火」。——昆明學生一二一慘案。

「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上月二十一日正式發出罷工，罷課，罷市，罷戰，罷稅的號召，二十六日昆明學生就發生了罷課風潮。風潮的發生，是極少數包藏禍心的共產黨徒有計劃有組織地策動的，但是因爲他們掛的招牌（反內戰）太好，煽動的技術（以罷課反內戰）太妙，所以許多要求和平，痛恨戰亂，要求進步，傷心國事的青年，激於愛國家愛民族的赤誠，便不知不覺的中了共產黨細菌的毒，進了圈套，憑着一股熱情，耐和



了共產黨徒所號召的罷課運動，組織了「罷課委員會」；另一部分頭腦比較冷靜的愛國青年，識破了共產黨徒們的陰謀。認為罷課的結果，是揚湯止沸，火上加油，不但不能制止「內戰」反而是以擴大內亂。這一部分青年，爲了愛護全校同學和自己的學業，又羣起組織「反罷課委員會」，馬上對於學潮發生了很大的安定作用，再加上教育部代表和學校當局的諄諄勸導，到二十九日，已有十之八九復課，罷課風潮大體上已告平息，一般人士方引爲慶幸。想不到三十日那天，第二軍官總隊學員一隊，經過聯大時，突遭少數學生叫囂侮辱，並以泥塊瓦石投擊，遂致互相毆打，各有十餘人受傷。本月一日，第二軍官總隊學員，因無故受辱，憤憤不平。又向聯大師範學院質問。在雙方衝突鬥毆激烈之際，有不逞之徒混入，用手榴彈向學生們投擲，以致有十三人受傷，重傷者四人，入醫院後不治殞命。這個可痛可恥的悲劇，現經公開審訊的結果。知道是中國共產黨的策動，他們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醜惡罪行，又一度暴露於人類之前，紀錄於歷史之中。」（見十二月五日和平日報社論）。

國立西南聯大滇、贛、晉、察、綏、陝、冀、東北籍同學會聯合宣言，指出中共在聯大的暴行：「但在這所謂自由堡壘內，我們却是沒有說話的自由。理由是我們並不左得可愛，……祇要稍一干議，馬上就會給戴上一頂「奸」的帽子的，況且他們四面都散佈了呼名之白「糾察隊」的特務人員。」「他們一面談聯合，一面也在製造分裂，經

了這一重製造工夫，於是就把政府討伐制據、搶劫、反抗的共產黨一黨之軍着備是內戰。——在我們許多同學中……有的是督軍綏一帶的人民，他們的家鄉，以前和現在都遭受着共產黨的苛派沒收，綑勒吊打。也有許多是不津一帶人民，被共產黨破壞交通，等復員等到不知是那大……「中共一却不應該以學生爲小牙，培植惡勢力，牽入政治漩渦。做一切營私苟且的事……如煽動學潮工潮，舉行集合暴動，遊行示威紊亂社會秩序……」最後要求「打倒利用學生的野心家」。「剷除搗亂份子，堅決要求復課」。

罷課、暴動、原是革命形勢自然產物，連馬克斯列寧這一對極淺近的教條也不懂，竟以製造「匪案」來引起青年人的情緒，然後則以「煽動魚」的心境來策動所謂追悼會，騙取青年學生物傷其類的同情，實在是一種罪惡。

國民政府以維護爲國的精神，決定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國策，召集各黨各派與全國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二十日)共商議是，全國人民特別是全國青年學生對於這次會議認爲應該是從武裝集團的割據叛亂進到和平建國的過程，重慶區萬餘大中學生曾在會議期中，發動了轟動一時的「一二五」學生愛國請願遊行運動。據報載：參加遊行請願的係「中共首先於二十三日下午召開各科系代表大會。當場通過二十五日全體同學遊行示威……同時重大、中等學校亦自動經數日之奔忙商討，熱烈籌備。乃於晚間舉行沙磁區中大、重大、中工、蜀都中學，重慶中學

，中大附中等校聯席會議，一致贊成遊行辦法。」二十五日晨隊伍出發，復先後有省教院，國立藝專，及國立商專等三校自動參加，浩浩蕩蕩，行列於進行中，同時張貼文告標語，散發宣言，至午前十一時許，大隊抵達國民政府——政協會場，壯大的聲音，呼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放棄黨派私見！」「我們要變？不要亂！」「擁護蔣主席領導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政治協商會議沒有成功以前不許閉幕！」——這一切主張道出中國民族的出路。

在黨派與社會賢達的代表面對學生致辭中，中共周恩來曾向羣衆支付很大的諾言：報載周氏「首對同學精神表示欽慰，繼謂諸同學所謂要求，亦爲全國人民共同之要求，中共願爲達成要求而奮鬥，並謂今日軍事衝突已完全停止（羣衆大呼「沒有」）周先生少停片刻大聲疾呼：「沒有完全停止，要全國老百姓的奮鬥努力。」最後周先生謂軍隊整編問題，已得協議，政府改組問題，正在推誠商討，願在蔣主席領導下，一心一德，爲國家而努力（鼓掌）。」（載和平日報）。

「二二五」學生愛國運動，實質上是監督政協「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運動，（雖然還有一半是爲白爾丁號事件的護權意義）各黨派在全國人民全國學生的監督下，一致通過了關於擴大政府基礎，召開國民大會，憲草審議，軍事問題及和平建國綱領等五大議案。協議上明白規定：對於國民政府軍隊爲恢復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在東北九省調

動並不受影響。

中共自己簽訂的協議，中共自己的諾言，又一次爲中共自己的軍事行動掀毀了。不久，中共機關報適應東北外力加深壓迫，提出「東北要求自治」的口號，一面在東北出現「東蒙人民共和國」和中共所稱的「民主聯軍」與「民主政權」，同時政府接收人員張莘夫七人被非法武裝人員慘殺，大批工業機器被蘇聯運走。這一切都是友邦的佔領期間發生的。

東北「民主政權」。「民主聯軍」來源是怎樣的呢？傅孟真在當時大公報星期論文中講到：「九一八後兩三年，東北游擊隊失敗，最後一股的李杜將軍所統帥之抗日聯軍，在事敗後退入蘇境，有幾千人一直留在蘇境，受了充足的訓練，這次跟着蘇軍進來。他們還家是應該的，而由他們組織的「地方武力」「地方政權」，我實在不能了解他是如何「民主」如何能代表地方。他們十多年住在國外，不與中國通消息，他們的國籍先須考查。南邊則是由關內，或熱河，或海道由烟台到大連進去的八路軍與「新八路」，總而言之，都是在蘇聯佔領下進去的……假若承認這樣局勢，這樣局勢出來的「地方政府」，誰來保證他的向心力？團結是內向的，不是外向的，統一不只是掛國旗的問題」。

中共以這樣的「民主」「團結」「統一」作口號，而直接勾接外力，造成東北特殊化、外傾化，是全國青年學生，人民所不能忍受的。因而爆發了蘇動中外，光照今古的

## 全國浩瀚澎湃的二二二學生愛國巨潮。

偉大的行列在二月二十二日從重慶開始了：

「九時左右，從牛角沱那面，飛馳的來了一些載着臂章騎着自行車的交通糾察人員，十字路口漸漸停立了成羣的民衆，伸着脖子往那面瞧。不久遊行大隊的先頭部隊——重大宣傳車來了。車子兩面掛着觸目驚人的彩圖。右面繪着一羣在痛苦和渴望的等待中的東北同胞；左面是一隻大鱷魚張開血盆的大嘴，伸着長舌，正在吞食着整個地球，宣傳車在儲匯大樓門前停下來，民衆馬上密叢叢地包圍起來，搶着由車上散發下來的傳單，有一「抗議雅爾達祕密協定宣言」，「致蘇聯史達林委員長抗議書」，「對蘇聯抗議書」，「質中共」，「告全世界人士書」，「告全國同胞書」，「告東北同胞書」，「慰問東北同胞書」，「爲東北事件告各黨各派書」，和致蘇聯政府，英美蘇政府及上國民政府等電。因爲首先帶出來的每樣祇有千多份，結果許多人搶了個空，祇好圍在一起來讀，同時車上的播音台開始一張一張的廣播起來。接着，中央宣傳車，中工宣傳車，救護車，一輛一輛的駛了出來，交通於是受了阻礙，各方面的汽車停住了，臨時加來的幾個崗警忙得不可開交，勸這個走開，勸那個走開，急的汗水直流。

九時五十三分，遊行大隊在遠處出現而且漸走漸近了，觀衆中馬上響起了熱烈歡迎的掌聲，這個壯烈的行列像一條長大的蟒蛇慢慢地蠕動，這裏包括了中大。重大。交大的

，金大理院，機械化校，中工，南開。樹人，中正，藝專，商職，湘雅等二十四校，共二萬餘人。除學生外。各校教職員和學生也全體出動，各色各樣的大標語和每個人手裏拿着小旗，好像蟒蛇身上的花斑。行列的最前面是一幅長方形的牌子。標着「重慶市愛國學生遊行大會」字樣。接着的是一幅非常驚人的我國大地圖。地圖的上方「外蒙」，「東蒙」，「新疆」都染上了另外的顏色，而且打了許多問號。旁邊寫着「今日的國土」，另外的許多大小標語是：「歡送蘇軍回國」！「東北是我們生命綫」！「蘇軍應立即退出東北」！「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澈查張莘夫慘案」！「蘇聯應切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拯救東北同胞」！「擁護政府採取強硬外交」！！……等等向中三路走去。一面走一面熱烈的高聲呼喊口號。到了中共代表團門口，大隊的步伐緩慢下來，大家異口同聲地一致呼號：「鐵血保衛東北」。「中共應該愛祖國」！「黃帝子孫們拿出良心來」！「所謂民主聯軍不容存在」！「反對蘇聯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國主義」！尤其是第二句。每個人幾乎重複叫了三四遍。義憤的喊聲響徹雲霄，旗子一直在空中亂搖。重大宣傳車也開始大聲地播講「質中共」，播音的人把嗓子都喊得沙啞了，可是他仍然堅着把它讀完之後才肯離開播音機。另外一位又接着廣播了一遍，掌聲如晴天霹靂。延續了幾分鐘。中共代表團和十八集團軍的許多伏在窗口上和站在石台上的人聽了都啞口無言。隊伍直到十時四十五分才經過完畢又浩浩蕩蕩。續向中二路中一路進發。民衆沿途

歡呼鼓掌響應。這時社會教育學院匆匆由璧山趕到，也流着汗趕上前面了。到了民生路新華日報社門口，該社已經把窗門關上了，遊行大隊在門前停立，格外提高嗓子來呼口號，廣播，並且給他們的窗板上加了幾條紅綠紙條來裝飾。跟店員發生衝突。在他們沸騰到了極點的愛國情緒下。他們的心裏拚出了憤怒的火花；於是不約而同的有幾位向新華日報裏面衝去，羣衆們也怒不可遏的揮着拳頭，蜂擁而入。不到一刻鐘，那房子已經成廢紙和瓦礫堆了，民主報的木招牌也被拆下（二月二十三日益世報）

後來主席團報告，這天參加學校共二十七單位，計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業專科學校，國立藝專，樹人中學，蜀都中學，新中中學，大公職業學校，湘雅醫學院，南開中學，南開經濟研究所，中正中學，市立中學，重慶市立女子職業學校，中大附中，扶輪中學，渝金陵大學，國立商業職業學校，兵工學校，東方語言專科學校，中華職業學校，國立醫藥專科學校，社會教育學院，交通大學，中大附小，印刷造紙學校，共二萬餘人。

北碚區各大中學同日（二月二十二日）由碚出發，作長途夜行軍，翌日趕到重慶市區。這隊伍的本身，充滿着各種光色，復旦，蘇醫，滬醫學校，是激昂中有着沉着。立信，國體，重師，醫訓等校，是無限奔放，中大附中，復旦附中，助產，兼善等校，是一團天真，劇專的口號通過藝術的訓練叫出最激動的感情，音樂院的歌聲常贏得民衆

和全體遊行同學的鼓掌，護士學校的白制服光潔耀目，她們職業的光榮標記也是她們戰鬥的戎裝」。(中央日報)

重慶南岸區是二十六日出動，「行列次序爲東北旅渝同鄉南岸區代表團，(按該團係臨時請求加入者)，松花江中學，中華大學，重慶清華中學，私立仁濟高級護士職業學校，私立文德女中，私立精益中學，重慶市女子中學，漢口博學中學，懿訓女子中學，廣益中學，南山中學，復興中學，重慶市立師範學校，大中高級會計職校，華中中學，中華中學，英才中學，求精商業專科學校，巴縣中學，國立高級機械科職業學校，江蘇省立旅川臨中，國立邊疆學校，西南藝專，儲材農業學校，南泉中學，南風中學，立人中學，測量學校，中央政校等三十單位」(中央社訊)

在璧山的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同文中學，正則藝專也趕到重慶，同樣作壯烈的遊行呼籲。

在他們遊行口號中最主要的，如：「蘇聯必須立即退出東北！」「中共應愛護自己的祖國！」「中國共產黨應該拿出良心來！」「中共應澈底實行停戰協定中對東北之協議！」「剷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權！」「剷除一切傀儡組織！」「不容所謂東蒙特殊化！」「反對分化內蒙！」「不容任何藉口割據東北！」「所謂民主聯軍不容存在！」「拯救東北同胞！」「我們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的恥辱！」「爲張莘夫烈士伸冤！」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擁護「蔣主席領導和平建國！」

重慶市學生愛國遊行大會會散發質中共「文告」一種，代表了全國愛國學生對中共錯誤政策的責問，並有力的申斥和批判了中共的野心。原文錄後：

「中共人士們：八年抗戰，我國獲得了今日的國際信譽，千萬烈士的鮮血，培育出勝利的蓓蕾，爲了換取三十年的和平，我們締結了中蘇盟約；爲了求得國內的團結，我們商定了政協的決議。我們爲了祖國的前途而歡欣，爲建國的和平而鼓舞。然而，不幸的事實，證明了勝利不但沒有保障了和平，甚而蒙受了痛心的侵害，政協的決議，不但沒有逐步履行，反而日趨危境。

現在是人民的世紀，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的一切，爲了維護領土及主權的完整，爲了糾正你們的非法行動，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

勝利到現在半年多了，半年來發生了多少問題。被迫喪失了多少土地，最近東北情勢的突然轉變，使我們遭受到比九一八更爲嚴重的困難，以致叫我們對於同甘共苦的盟邦蘇聯，發生了莫大懷疑。如果國際間還有公理與信義的話，東北問題是不會發生的。可是事實與條約背馳了，這是誰的罪過。

時至現在，復員問題何以不能順利完成？建國何以不能馬上開始？政協決議何以不能迅速實現？這幾點，全國人士莫不盡知，中共豈敢自逃其責？看到這些擺在眼前的事

實。再根據新華日報的言論。我們對於中共的愛國觀念發生了動搖，同時對於你們高舉的民主，更有絕大的疑問，按照政協決議，你們有何理由阻撓接收自己國家主權的軍隊進入東北，劫殺政府接收人員，蹂躪東北同胞。試問中共究竟是何居心？究竟是爲了何人的利益？

在這戰火餘燼未熄瘡痍待平的今日誰不爲祖國的危機而憂慮！誰不爲祖國的前途而痛苦？但是誰在喪心病狂的歌誦着這不安的時代？又是誰在正表演着趁火打劫的勾當？此地我們鄭重提出中共對東北所抱的見解及政策，無疑的是個莫大的錯誤，你們知道，東北是血肉換來的結晶，我們的主權絕對不容分割，無論任何方面倘若忽略這點，將來必然遭受一次歷史的清算，希望中共特別予以重視，否則；定將担負背叛祖國的惡名，是永遠難以滌潔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意志是正確的，真正的黃帝子孫是有良心的，他們知道誰敵？誰友？也能認清他們的祖國，他們知道那一個以錦繡河山媚外而奪取政權，他們更清楚誰在「民主」的帽子下做着分割祖國的工作，凡是不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集團，遲早終必爲人民所唾棄。我們的熱血在沸騰，我們的眼睛在冒火，我們質問中共。

(一) 你們是否愛護祖國？

(二) 爲什麼要阻撓國軍開入東北？

(三) 爲什麼要提出四項非法要求？

(四) 東北傀儡組織是怎樣來的？

(五) 什麼叫做民主聯軍？

我們高呼：

(一)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 全國團結一致對外！

(三) 中共應該愛護祖國！

(四) 取消一切非法地方政權！

重慶市學生愛國運動遊行大會啓(二月二十二日)

中國共產黨的叛國媚外，以武力割據土地，還不僅引起愛國學生的反抗，全國的威權學者，教授，真正自由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也一致予以嚴厲的批判。中央大學教授會暨助教會稱「務盼政府堅定不移」，「勿作現行條約以外之任何讓步。以維護領土主權之完整。及軍令政令之統一」(上國民政府電)。「政治不能民主，國力難望充分發揮，但國土完整與政令統一尤爲實行民主之先決條件。任何政黨均不能脫離祖國立場，違反民族利益。皮之不存，毛將奚附。」(爲東北事件告各黨派書)。西南聯大教授宣言稱：「甚望全國人士，不分黨派。一致在維護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原則之下努力，收復東

北」。浙江大學全體教授更出具三條請願，最主要的一條爲「要求各政黨明白宣布外交方針，尤其要說明對於東北問題的態度，力保國權，萬不可只顧政黨的私利，把中國淪爲次殖民地。」中華大學教授會同樣告誡中共「勿爲一黨利益而危害國家，勿爲一時之意氣而甘心媚外。」交通大學全體教授暨上海教育界人士對時局主張「五、保衛東北領土領空主權完整。六、澈查張莘夫烈士慘案。」中共無恥的漢奸行爲與暴行激動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貴州大學教授們表示：「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割裂我國領土的作法，因爲這些都是破壞我國領土完整的陰謀及破壞世界和平的暴行……我們要求各黨各派捐除自私自利的成見，爲國家民族生存着想，勿作破壞統一禍國殃民的勾當。」中山大學教授更直率指出「請中國共產黨澈底覺悟，爲民族國家的主權及三民主義而奮鬥。」（以上各電文均見各報，轉載「偉大的二二二青年愛國運動」光芒出版社印）

中國廣大青年學生和全國的愛國人民，嚴厲的斥責了中共賣國主義，並再一次的表達了對於國家統一的要求。這一愛國護權運動並廣泛的獲得全國各地的熱烈響應，二十三日南昌天津上海開始展開同樣壯烈的學生遊行，在上海有聖約翰，光華，民立，震旦，大夏，育英，敬業等七十二大中學學生遊行，翌日並由約大，復旦，光美，同德，震旦及學生總會共同組成滬市學生護權運動大會。二十四日愛國巨潮伸到成都，遵義。二十五日，昆明響應，二十六日在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北平，四十九校的學生四萬餘北方學

生也怒吼了。光復後的首都也同樣結成三萬人的壯大愛國行列。東南重鎮的杭州英大，浙大，達中數千餘人中亦一致喊出了「軍隊國家化」的口號。二十七日，濟南，鄭州，青島，和久在日寇蹂躪下的台灣學生更作了有力的遊行呼號。此後甚至遠在海外的馬來亞，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及華盛頓州立大學之中國學生團體並發表宣言，表示一致支持重慶學生發起的愛國運動。（同上）不久，南京的東北學生會組織請願團遊行請願，瀋陽及東北的學生在惡劣的環境中並突破萬難呼出自己的聲音，後來且有一批學生集體入關請願。全國學生愛護國權與擁護統一的巨潮，真是在任何國家所不可比擬的。

如怒潮湧動的學生愛國運動，日益波瀾壯闊，鱗鱗相接。壯大的行列與嚴正的斥責，並沒有喚醒中國共產黨的良心。正如報紙所說，這時中共所領導的青年學生「我們知道沙磁區北碚區各學校的亡國主義者這幾日來對於愛國運動都在躲閃迴避。」（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同時中共共產黨惱羞成怒之餘，竟公然的向全國學生進攻了。手段是異常卑劣的：

第一、曲解全國愛國學生為「排外」。在愛國運動的第二天（二十三日）周恩來公然發表聲明認此次愛國運動為「排外」。（見二十三日新華日報）依照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中國廣大學生要求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反對赤色漢奸勾結外力分裂民族就是一「排外」，「以錦繡河山媚外而奪取政權，在民主的帽子下做分割祖國的工作」倒是一國際

合作」的正字法。

第二、說學生愛國運動是受政府的指示，命令和壓迫而成，並暗示學生運動是國民黨有計劃的蓄意與陰謀。（見周之聲明，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及蘇聯報紙）。並特別訓令中共在校的學生黨徒，根據上述原則，散佈謠言誣學生運動係「世界最民主國××部主辦遊行示威，凡學生不參加，開除學籍，發授不參加，扣薪兩月。」（見復旦「谷風」報——此事曾引起谷風事件。）

第三、否定二二二學生愛國運動神聖意義與價值。中國共產黨一向對偶發的學生事件，都誇大鼓吹，並一貫的以「特務」「法西斯」「暴徒」「反動」「漢奸」「玩固」……等名詞加在她所反對的一方面。以「人民」「民主」「自由」……等名詞加在她自己一邊。舉世週知，過火的行動與宣傳是危險的，一旦在青年面前拆穿西洋鏡，全國的青年學生將聯成一片燎原的星火。試問學生愛國運動真如周恩來所說：「與全國人民的意志相違背的嗎？」在民主的帽子下做着分割祖國的工作」是「民主」嗎？中共如果真主張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難道「自由」祇限於中共自己和外圍嗎？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新華日報不但未刊載遊行大會印發的各種文件，且在其自作寥寥數行的新聞中，連質中共書和告東北同胞書的題目也故意略去，它不敢正視民族主義的火炬，亦不敢秉筆直書愛國遊行的實況，它的新聞和社論對於數十萬學生的

運動取躲閃迴避的態度，而它的含意却相反的影射學生運動是對「有些情況未弄清楚」的幼稚無意義的盲動。

中國共產黨及其外圍「民主同盟」領導她們的青年羣衆，而對着偉大的愛國護權高潮背過臉去。在上述三項反動原則下，在各學校間來進行分化愛國學生的集團，轉變愛國學生的意向。不幸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的環境與她的事業完全不適合。祇要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一出現，就必然遭到打擊，舉一個例子：

「（復旦大學通訊）本月（三月）一日晚，復旦的民主牆上，出現了一張壁報「谷風」。貼出的時間在夜晚，今晨才被同學發現。谷風用醒目的大字標着：

「世界最民主國××部主辦遊行示威。學生不參加。開除學籍。教授不參加。扣薪兩月。」

圍觀的同學，一層厚一層薄，水洩不通，前面的人擠不出來，後面的人擠不上去。看了的人，氣憤着說：「居然污蔑到咱們自己家裏來了」。連平素最文雅的女同學這時也忍不住罵：「混蛋」！像這種謠言，拿出國去騙騙，說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忽然變高了。不旋踵間的兩天功夫就可以把全中國的學生發動起來遊行，而且像復旦的學生們會傻瓜似的步行八十公里。澈夜不眠，只不過爲了「政府的發動」，喊嘶啞了嗓子，餓壞了肚皮，也只是爲了「怕開除」，中國行政效率如此突飛猛進起來，怕外國人也難相信。

居然把這些難以置信的謠言，散佈在國內某些報紙上，而且開玩笑地直接放到同學的頭上來了。開除與否，沒有去的同學明白；扣薪與否，教授的太太們比誰更清楚。何必勞你們亂造謠言，替人家擔憂？「××部主辦」，那一部在主辦？

「尾巴拖到這兒來露了！」

「去，找出這個狗熊的孫子來」。

「你這個賣國求利的漢奸！」

.....

大禮堂的窗子在劈拍作響，再也不能多站人了，桌子是一張沒空，屋樑的中間一段因爲沒有抓手，倒還空着無人。黑壓壓的一片，人聲噪雜，爲的是壓不住胸中的憤怒。谷風的主編人（莊明三）來了，是硬請來的。臨時主席也推出來了，一齊請上了台。

「請他作自我介紹。」有人提議了。

他的嘴吧蠕動了幾下，低着頭，不知是在說給誰聽。

「大聲些，大聲些講。」

又蠕動了幾下，慘白的嘴臉，知道自己做了些對不住中國人的事情，話都說不上來了。

「你自己參加了遊行沒有？」是個廣東口音。



仍然說不清楚，主席遞給他一支粉筆。

「沒有參加」，他在黑板上寫了。

「你被開除了沒有」？是個尖銳的女高音。

「他先寫了個「開字」，想了一會抹掉了，又寫個「未」字，抹掉，結果，還是寫了四個大字：「沒有開除」。

「好難寫啊！當着這樣多的人，自己打自己嘴巴！」

「你那兒人？」有一個東北同胞問了。

他寫出了××省人。

「不，問你是那一國人？」

他很快的寫了三個字：「中國人」。

「不承認你是一個中國人」，台下春雷暴動似的呼起來。黑壓壓一片，頭上一致舉起了手，像要在天空中支持什麼重担，又像要抵抗一種壓迫，沖破一層障礙似的。一個個窗洞裏也伸了手進來：（我不知道是否又在受人「主辦」）潮湧的聲音又起來了：「你不是中國人！」

壁報的編者，一共有五位，除一位主編請了來以外，其餘四位都忽然不在了。大家沒有找見，稀奇！

大家要這個主編跪在校門口，作一小時的悔悟，恰巧洪深教授來了，問什麼事？大家雖然解釋了，然而還是引起了誤會。「對！咱們先問問洪深教授吧！」洪先生，你的薪水扣了沒有？」一位同學問。

同學們正義而憤恨的風浪，蓋沒了一切。我聽不見洪深教授的聲音了。然而，洪教授心裏總是明白的。」（二月二十七日重慶民主日報）

「事實上，大家都在等着問題的解決，兩點三十分會終於開起來了。開會時，有人在「嗤」，擾亂會場。大家都不管這些，全體大會的結果，一面請學校開除此五人學籍，一面請洪教授答復：中國除亡給蘇聯美國外，是否沒有第二條路？（註：洪深上午會叫「我們甯願亡給蘇聯，不願亡於美國。」——見本文上段）是否非亡國不成？

請洪深教授的代表回來講洪教授不來，訓導長和四位教授代表也趕來說：「明天由洪教授書面答覆，現在希望大家安定些！」全體同學仍不想散，最後還是聽從訓導長的話。臨走時大家聲明晚間六點鐘繼續開會，一定要請洪教授來公開答復。（中國學生論壇報第三期）

由這一不幸的悲劇情節看，以謠言欺騙青年學生，有利也有害，青年人的天性熱情，純潔。有時可以被政治的陰謀眩惑利用，但一當被折穿時，青年人的是非心，正義感，民族性和嫉惡如仇的天秉又會成爲陰謀者的死敵。中國共產黨要想永久欺騙青年，是

不能的。儘管她還能於垂死的時候，作最大的掙扎，對「解放區」青年以武力的鎮壓，思想與行動的控制；在其他地區以謊言，騙詞，陰謀，手術佈置青年思想上的迷津，也是我國全體青年及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史蹟永遠不會允許其達到目的的。舉世週知，歷史注定中共祇有兩條路，第一條是放棄武裝叛亂，取消非法割據，履行歷次自己所宣佈的諾言忠實遵奉三民主義，為中國獨立，統一，和平，民主之建國事業而奮鬥；第二條路是繼續武裝割據，殘殺人民，毒害青年，然後者將是一條死路。

歷史正期待中共如何邁進一步，將予以公正嚴峻的裁判。

